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慧人欲求三法者。常當護於禁戒。云何為三法。一謂善者稱之慎。以法律。二者設得利養。無能遏絕。三者身壞命終。上生天上。是謂持戒之人。行此三法。終受其福。爾時世尊在大眾中而說此偈。

慧人護戒。福致三寶。名聞得利。後上天樂。常見法處。護戒為明。得成真見。輩中吉祥。持戒者安。令身無惱。夜臥恬憺。寤則常歡。爾時眾會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戒終老安。戒善安止。慧為人寶。福盜不取。戒終老安者。持戒之人。雖復年耆老朽。天龍神祇常隨護助。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人與非人。鳩槃荼匹奢遮羅殺鬼。如此等類。常護長老持戒之人。晝夜禁衛如影隨形。是故說曰。戒終老安也。戒善安止者。若有眾生信向如來。信根成就。信有二業。一無狐疑。信。二有根本信。在諸眾中。若沙門梵志婆羅門眾。梵眾魔眾。不能使持戒之人迴心就惡。為天人所供養。是故說曰。戒善安止也。慧為人寶者。慧者亦名為光。亦名為明。亦名為炬。亦名為錠。亦名為眼。亦名為日。亦名為月。亦名為大火聚。亦名諸法之暉曜。猶如世人多財珍寶。乃得居里。慧人寶者亦復如是。功德慧明二事具者。乃名為人寶。是故說曰。慧為人寶也。福盜不取。猶如雜阿含契經說。有天子如來所而問斯義。何物火不燒。何物風不飄。何物風不動。何物水不漬。何物地不敗。何物王盜賊暴雷所不損。何物在庫藏不守不

耗損。爾時世尊告彼天曰。福火不燒。福風不動。福水不漬。福地不敗。福王賊不劫。暴雷無所害。福致諸庫藏不守亦不損。爾時諸天聞佛所說歡喜踊躍。復以此偈讚頌如來。

善哉世最勝。為現世光明。我等修善行。得受諸天福。

是時諸天復重以頌問曰。何終為善。

何善安止。何為人寶。何盜不取。

世尊以頌報曰。戒終老安。戒善安止。慧為人寶。福盜不取。

時彼天人聞佛所說。戢在心懷。即從坐起。繞佛三匝。忽然不現。還於天上。

修戒布施。作福為福。從是適彼。常到安處。

修戒布施者。施有二事。若持戒牢固兼行布施。於天世間自然受善報。若施持戒之人多。

獲果報。是故說曰。持戒布施也。作福為福者。或復有人持戒完具。不廣多聞。所獲功德蓋不足言。若復有人持戒完具。加復大智多聞。惠

施彼者。獲福無量。是故說曰。作福為福也。從是適彼者。從今世至後世。心常歡悅。心無悔悵。

是故說曰。從是適彼。常到安處者。冀望具足。自然歡樂。心意悅豫。自知戒具。布施清淨。必受

功報。不墮邪部。晝夜歡喜。不懷熱惱。施持戒人及多聞者亦復如是。是故說曰。常到安處。

比丘立戒。守攝諸根。食知自節。寤意令應。

比丘立戒者。執志堅固。不可沮壞。不為色聲香味細滑法所牽。是故說曰。比丘立戒也。守

攝諸根者。具足眼耳鼻舌身根意根。皆悉具足。無所缺漏。意不錯亂。亦無他念。盡隨諸

根。修其妙行。是故說曰。守攝諸根也。食知自節者。量腹而食。亦不畜積。亦不貪饕。尊者曇

摩難提說曰。多食致患苦。少食氣力衰。處中而食者。如稱無高下。尊者僧迦羅剎造立修

行經。亦作是說。猶如多捕眾鳥。藏在大器。隨時瞻視。養食以時。毛尾既長。隨時剪落。選其

肥者。日用供厨。中有一鳥。內自思惟。若我食多。肥則致死。若餓不食。復致喪身。宜自料量。少食損膚。衣毛悅澤。當從籠出。如其所念。即便少食。衣毛悅澤。便從其願。彼修行人亦復如是。內自校計。如我多食。便自瞢瞢。不得修道。不獲思惟善法。諸惡法日夜滋甚。貪欲瞋

患愚癡。皆由多食。不獲至竟。佛契經說。多食之人有五苦患。云何為五。一者大便數。二者小便數。三者饒睡眠。四者身重不堪修業。五者多患食不消化。多食之人有此五苦。自墜苦際。不至究竟。是故佛說。食知自節也。悟意令應者。晝夜警悟。係意在禪。若睡欲至時。當舒一脚。垂於床下。若睡纏綿不解。當垂兩脚。到於床下。若睡重當經行。經行睡重者。以水灑面。若復不解。仰觀星宿。以寤其志。初夜中夜後夜。令無懈怠。是故說曰。寤意令應。意常覺悟。晝夜力學。漏盡意解。可致泥洹。意常覺寤者。身口意常得覺寤。姪怒癡至。尋能除斷。不遇煩惱。所遊安隱。是故說曰。意常覺寤。晝夜力學。晝習夜亦爾。夜習晝亦爾。初夜中夜後夜亦復如是。持心專一。無他異念。唯從於道。思惟心所念法。是故說曰。晝夜力學。漏盡意解者。意勇剛強。乃能盡漏。持心懈慢者。不

能盡漏不能精勤於行是故退轉墮於凡夫部然彼行人晝夜精勤如救頭然持心勇捍不慮嶮難志崇斷結滅漏為先是故說曰漏盡意解也可致泥洹者眾行已辦世患諸惱永不復生求入泥洹大化諸結縛著染汚人者隱而不起趣泥洹境無有罣礙捨現在業入泥洹境是故說曰可致泥洹也

慧者立禁戒 專心習其智 比丘無熱惱 可果盡苦際

慧者立禁戒者戒不移動善住牢固亦不可移慧者除去愚闇終不處在愚惑之中猶如猛將身被重鎧手無劍者則不能剋定強敵有劍無鎧者亦復不能降彼強敵若使猛將身被重鎧手執利劍前後固嶮與賊共戰必有所辦則無狐疑修行之人亦復如是身被戒鎧心無慧劍者則不能壞其結使若彼猛將有慧身無戒鎧則不能壞其結使若彼猛將身被戒鎧心執慧劍前後固嶮與結使共戰必能果辦是故說曰慧者立禁戒也專心習智者以慧鍊心尋究諸垢猶如鑛鐵數入百鍊之爐柔可為剛偽可為真猶如大海日夜沸動濁滓下沈變成寶珍人亦如是晝夜役心不止便獲果證是故說曰專心習智也比丘無熱惱者雖復天地融爛形處其中終不熱惱無所傷損何以故比丘立根得力志不退還所願必果比丘者壞諸結使永盡無餘身被袈裟手執應器到時詣家正慚愧顏獲施無麤細願及滅度故曰比丘是故說曰比丘無熱惱也可果盡苦際者盡其苦原永滅

無餘更不復涉歷苦難從是苦滅功福日滋是故說曰可果盡苦際

以戒降心守意正定內學止觀無忘正智以戒降心者常係心不失亦不遊蕩縱逸是故說曰以戒降心也守意正定者定有三品或善不善無記護善定者不使不善定得伺其便恒念思惟吾今已獲正定要究竟原本何緣使不善定錯亂其間是故說曰守護正定也內學止觀者常念係心念明除去闇冥為示炬錠觀察愛根推尋癡本止而不生是故說曰內學止觀無忘正智者智之所照無往不在心念智隨如兩牛共一軛猶如漏盡通役形輕重以身持心以心持身身心已應所適無礙石壁皆過斯為鍊心入微鍊微入身心念形隨無所觸礙是故說曰無忘正智也蠲除諸垢盡慢勿生終身求法勿暫離聖蠲除諸垢者意中諸垢縛使縛著諸受陰入已盡已滅無復莖節枝葉是故說曰蠲除諸垢盡慢勿生者憍慢增上慢執意持心制慢使滅陰種結種二迹俱滅是故說曰盡慢勿生也終身求法者夫言身者皆是形器之數結亦名身陰身聚身養生之業亦名為身象馬車步四色兵眾亦名為身身中甚者莫過結身能壞結身求正法者是謂離縛不處有為不念七處三觀真佛弟子與堅信堅法相應能壞結聚是故說曰終身求法也勿暫離聖者常念從賢聖紹繼宗徒心所喜樂賢聖所居其事有三智諸結使盡一智也有餘泥洹界二智也無餘泥洹界三智也是故說曰勿暫離聖也

戒定慧解是當善惟都已離垢無禍除有戒定慧解者彼修行人戒品定品慧品三業具足以自纓絡摧結使聚何往不壞猶如國王財富人盛才技過人便能安恤國民外寇不加今此行人亦復如是三業具足壞結使寇亦無疑難戒為立志定檢亂心慧斷結使是故說曰戒定慧解也是當善惟者思惟三品晝夜履行初不遠離是故說曰是當善惟也都已離垢者所弘究竟知生死苦於中拔濟極淨無瑕亦無諸垢是故說曰都已離垢也無禍除有者已離苦惱鼎沸之患盡諸三有更不受胎如實知之是故說曰無禍除有也

著解則度餘不復生越諸魔界如日清明著解則度者行有六品欲界色界無色界結聚縛垢欲界所出癡慢愚惑以自纏絡是故說曰著解則度也餘不復生者彼修行人思惟觀察如實知之即求方便求滅彼結生死已盡更不受胎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是故說曰餘不復生也越諸魔界者六天以下皆是魔界多諸苦惱閉塞道心不令人至無為之處閻浮利內有異類眾生名曰摩佉晝則隱藏處在生熟藏間墮魔部界是謂欲界為魔所害多諸患禍賢聖之人越於邪境是故說曰越諸魔界如日清明者猶如日明無有五蔽云何為五蔽一者雲二者烟三者塵四者霧五者阿須倫手無此五患者即日月清明修行比丘亦復如是離五陰蓋云何為五蓋一者貪欲蓋二者瞋恚蓋三者睡眠蓋四者調戲蓋五者疑蓋修行比丘離此五蓋者即得清

①具②貝③貝④ ⑤正法念處17卷：眾生行於邪道詔曲作惡...說那見法。謂是真諦...身壞命終。墮魔羅身餓鬼之中...比丘行時食時。及坐禪時。是魔羅鬼。

明內外通達如紫磨金。是故說曰如日清明。狂惑自恣。比丘外避。戒定慧行。求滿勿離。

狂惑自恣者。愚惑凡夫所行。卒暴猶如猿猴。捨一取一心。如疾風馳念萬端。是故說曰狂惑自恣也。比丘外避者。持行如水忍怨如地。所謂比丘不猗豪族。能自制情閉塞六門。乃謂比丘。是故說曰比丘外避。戒定慧行者。戒品定品。慧品。晝夜精勤不興放逸。欲度巨海當乘大舫。欲趣滅度當須戒定慧行。損不善法增益善法。違此正教不順法律者。則於佛法聖眾便有相累。是故說曰戒定慧行求滿勿離也。

既不自恣。又不想念。是故捨慢。如是不生。既不自恣者。不馳於色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曰既不自恣也。又不想念者。心所念法於其中間唯修定意。亦不想念色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曰又不想念也。是故捨慢者。內思止觀制去意亂。恒入定意。不得布現憍慢。色聲香味細滑法。是故說曰捨慢也。如是不生者。猶如彼不在。色聲香味細滑法。心所念法亦復如是。心之所念猶如天雨。如車翻棄穀。心所念惡復多於彼。是故說曰如是不生也。

智者學牢固

於諸禁戒律

直趣泥洹路

速得至滅度

智者學牢固者。承佛教誡受師訓誨。去邪就正。心常堅固。不為弊心沮壞。是故說曰智者學牢固也。於諸禁戒律者。隨時行道守護禁戒。智者所修非愚者所行。是故說曰於諸禁戒律也。直趣泥洹路者。永息無為亦無終始寂滅無生。是故說曰直趣泥洹路也。速得至

滅度者。中間無礙。猶河暴溢盡趣於海。是故說曰速得至滅度。

爾時世尊因此法本處在大眾。而說此頌。

芙蓉梅檀香

德香逆風熏

德人遍聞香

德香逆風熏

德人遍聞香

昔佛在羅閱祇迦蘭陀竹園所。爾時尊者大迦葉在耆闍崛山中。然大迦葉生長豪族。身體柔軟。食則甘細。不曾麤糲。意所開化。多慙貧窮。至貧家乞得食。麤惡。食便生疾。內風變動。遂成暴下。是時世尊告大目連。汝今隨我問諸疾人。對曰如是。世尊即將日連詣耆闍崛山。時大迦葉獨坐閑房。無有瞻病之人。如來即往詣大迦葉窟。迦葉見佛欲從坐起。爾時世尊告大迦葉曰。汝今抱患但坐勿起。吾自有坐具自隨。爾時世尊知而問迦葉曰。汝今獨空房無有瞻視病者。云何能樂此空山中。時釋提桓因在迦葉後立。時大迦葉白世尊曰。而說此偈。

夫世間諸華香盡順風香。不逆風香。戒德之香亦逆風香。亦順風香。世間華香齊熏欲界不熏色界。或直熏一方。不熏三方。持戒之香。香徹十方。華香逼近乃別。持戒之香上徹一究竟天。是故說曰華香不逆風。德人遍聞香。旃檀多香。青蓮芳華。雖謂是真。不如戒香。旃檀多香者。諸世所說沈水木檻旃檀都良。此是根香。華香者。青蓮芙蓉瞻蔔須乾提末。須乾提華至解脫華。純日精華分陀利華。如是眾華數十百種。於持戒香百倍千倍萬倍。巨億萬倍。不可以譬喻為比。非心所思非意所度。今此眾香隨人。一世現身娛樂。不能隨人。至於後世。持戒之香現世蒙祐。於百千劫未曾唐捐。是故說曰。雖謂是真。不如戒香也。

為德不倦 心懷歡喜 拘翼瞻視
爾時世尊告釋提桓因而說此偈
天身性清淨 香熏以自塗
云何降神意 瞻視臭穢身
爾時釋提桓因叉手合掌而白佛言。重說此偈

華香氣微。不可謂真。持戒之香。到天殊勝。華香氣微者。旃檀木檻中國所貴。邊土所無。戒德之香。上熏過諸天。下徹十方。彌滿世界。無不聞者。是故說曰華香氣微不可謂真。持戒之香。到天殊勝者。切利諸天縱情放意。所念自由。猶尚歎譽持戒之人。修善得福。為惡墮罪。諸在戒品定品慧品解脫見慧品度知見品。可敬可貴。為無上道。何以故。如此之人。為人導師。牽示正路。開人愚冥。令見慧明。是故說曰持戒之香。到天殊勝。

最勝今當知

戒香無等倫

我今嗅功德

不計醜陋形

然今世尊。天上諸香增熾。結本長益。塵勞賢聖戒香。斷諸結使。閉塞禍門。不漏諸欲。然今世尊如此。凡香流轉。生死涉歷。劫數不能令人永入寂靜。賢聖戒香。億千百劫。時時乃有。爾時世尊微察。釋提桓因而說此偈。善哉。天帝因今意甚希有。能於放逸中。攝意修德。本

戒具成就。定意度脫。魔迷失道。魔不知道。戒具成就者。四部之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

~為作亂心妨礙之事。或發惡聲。令其恐怖...是餓鬼。為魔所攝。憎嫉正法。專行暴惡。以此現造。惡業緣故。大熱鐵搏。從口中入。如地獄人等無有異。吞噉熱

婆夷斯戒具清淨無有毫釐缺漏。魔王雖有豪勢。統領欲界於中獨尊。然不能知四部之眾所獲果證。亦復不知從何道果得盡漏結。是時弊魔口與心語。此諸黑服之士。剃髮露臂。偏袒右肩。修禪習定。或有進至。離我濁境。或有往還。不由我教。或有永滅。不知神識所處。或有捨壽知識所趣。是故說曰。魔迷於道。魔不知道。

此道為究竟 此道無有上
向得能究原 禪定是縛魔

此道為究竟者。安隱無為快樂無窮。趣向一道至泥洹門。是故說曰。此道為究竟也。此道無有上者。於此道更無有上。諸天龍鬼敬心承事。興致供養。尊者舍利弗有一沙彌名曰純頭。長年八歲。得六神通。飛騰虛空。至阿耨泉。有五通梵志名曰須拔。亦至彼泉。時彼耨泉守泉青衣鬼。驅逐五通梵志。瓦石打擲。不使逼近神泉。純頭沙彌乘虛空至。彼青衣神鬼數百之眾。皆前迎逆。或前收攝衣者。或持淨水洗手足者。或以淨巾拂拭首面者。或以香湯沐浴身體者。須拔梵志放聲說曰。我今以得五通神德無量。力能移山住流。迴轉天地。猶掌迴珠。自學道以來百二十餘年。勞形苦體。形神疲極。或事五明四處。然火日光上照。或臥灰糞。或臥荊棘嶮難之中。無道不學。然更驅逐不得至泉。然此黑衣小兒。年在七八。未離乳哺。身體穢臭。故存。然更待敬過重。迎逆承事。用何等故。時青衣鬼語梵志曰。今此學士形年雖小。行過三界。得賢聖八品道。汝今無是。故不興敬。有一婆羅門名曰閱叉。

興立一寺亦名閱叉。恒供給酥油供寺。然燈時有遠方婆羅門來至閱叉寺中。又聞閱叉梵志高才明德。偏信佛法。建立神廟。與共相見。共相問訊。時有一沙彌復來迎取油酥供寺。然燈。眾多梵志語閱叉婆羅門曰。汝審向色衣人禮耶。言語未訖。沙彌已至。即復禮之。眾多梵志語此梵志曰。汝出四姓才藝過人。天文地理無不觀練。神呪感靈無事不剋。今此色衣之人。出眾多姓種非真正。何為違本法而向恭禮。又卿梵志執行清淨。自修內藏圖讖。祕記行道成福。何願不剋。文字章印無不周悉。佛行寡鮮。有何可貴。捨本取末。是我所疾。蓋聞沙門寒賤。巧詐繁滋。幻惑世人。所行短促。齊榮一身。不能延致梵福。正使相見。正可擊拳而已。何為五體投地恭敬作禮耶。我等親見甚怪。所以。況先學大人。豈能恕卿此罪耶。閱叉報眾多婆羅門曰。諸人靜默聽我所說妙偈之頌。賢聖德難量。八直無上道。是為沙門梵。如來口所宣。觀此形雖小。以果賢聖道。是故今自歸。梵志何為嗤。是故說曰。此道無有上也。向得能究原者。須陀洹斯陀含。能斷欲界縛諸纏陰入。是故說曰。向得能盡原也。禪定是縛魔者。入定坐禪之人。樂處閑靜。志崇一意。計出入息。執意牢固。能斷魔縛。反縛於魔。入定之人。能使役鬼神如意。即至。佛契經亦說。我於天上人間遍觀察之。縛中牢者。不過魔縛。然為漏盡羅漢。所見摧辱。於當來變。更不受生。是故比丘當作是學。當求方便。斷魔牢縛。

◎說法雖微少 一意專聽受 此名護法人
除去姪怒癡 眾結永盡者 故名為沙門
說法雖微少者。少而有要。義味相應。昔有二比丘在深山中。學一人多聞。一人寡淺。時少聞者持戒完具。所誦經文。唯有一句。日日誦。更不求受。時虛空神及山林神。日日稱善。願樂欲聞。道人所說。時彼多聞比丘。以己所知。眾妙之義。甚深經句。高聲諷誦。山林諸神。默然不對。亦不唱善。時多聞比丘。尋懷恚怒。語彼山神。今此晚學比丘。所學淺薄。唯誦一句。天便稱善哉。我今多聞。義理甚深。采拾眾經。言詞妙語。與汝誦習。然諸天神。亦不應對。亦不稱善。天神報曰。比丘不自責。方復責我。此少聞比丘。言與行相應。汝今比丘。雖誦三藏。行與經違。佛所演出曜。亦有此偈。說法雖微少。一意專聽受。此名護法人。除去姪怒癡。此比丘與法相應。雖未盡姪怒癡。方便令盡。汝雖多聞。晝夜習姪怒癡。貪著色聲香味。細滑法。此少聞比丘。晝夜禪思。念不分散。是故恒與稱善。汝雖多聞。意不專一。是故不稱善。時彼比丘。聞諸天語。即懷慚愧。自恥所作。山神由尚見我穢行。況神通得道。而不觀見耶。我今自改。思惟妙智。不復興念。著姪怒癡。如其所行。言行相應。諸天日日稱善。無量夫人。履行隨朋友。誘於善法。得具足成就。爾時比丘。執行精勤。得世俗妙法。不淨。安般。念四意止。煖法。頂法。忍法。世間第一法。以次得證。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比丘得道。已報謝諸天。遭蒙勸誘。拔濯清淵。我今

得道盡蒙神祇之力，多所饒益，多所成就，復重與諸天說法，心開意解，得法眼淨，是故說曰：說法雖微小，不放而得稱。

放逸致毀謗，不逸摩竭人，緣淨得生天。

過去久遠無數世時，有佛出世，名曰迦葉，至真等正覺，在世教化，所度有緣眾生已訖，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爾時眾生四部之眾，耶旬舍利，起七寶塔，興敬供養，復經數世，塔遂凋壞，無補治者。是時義合邑眾九萬二千人，時瓶沙王最為上首，瓶沙王告諸大眾，汝等各自勸勵，共造福德，佛世難遇，人身難得，雖得為人，或墮邊地，生邪見家，我等何為貪著世俗歡樂，不如開意修治，朽故塔寺，諸人靡從受王教令，即共修治，朽故塔寺，復共發願，我等諸人心齊意同，共治此寺，設有毫釐福德者，不墮三塗八難之中，便生天上，人中同處不異，復聞將來有佛出現，名釋迦文，彼初說法，使我大眾最初得度，以王為首，是時九萬二千人隨其世壽，各各命終，盡生天上，處忉利天宮，復經數世，閻浮利內有佛出世，名釋迦文，至真等正覺，十號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紫磨金色，圓光七尺，語聲八種，如羯毘鳥音，是時九萬二千年受天福已，各各命終，生摩竭國界，瓶沙王長年八歲，係嗣王後，以法治化，無有阿曲，修治正法，恩慈下及，不害生命，分檀布施，周窮濟厄，遠行經過，暫停息者，盡供給之，是時孺童菩薩，捨八萬姪女，捐王重位，夜非人時，捨國求道，自剃頭髮，復脫寶衣，所乘白馬，盡付車匿，還國，白王，生死苦惱憂勞無數，子

今學道要求果證，若成所願，還當度王，是時菩薩轉復前進道，逢獵師著其法服，狀如沙門，菩薩問獵師所著法服，名為何等，獵師報曰：此名袈裟，被著遊獵，群鹿見已，謂為學道之人，皆來敬附，各無恐懼，我等以次取殺，用自存命，菩薩聞此，倍興悲慈，夫人依四等。

拔濟眾生類，袈裟如來服，除穢而造穢。

我今有此著身天衣，極細軟好，可共博買，獵師報曰：王子生長深宮，身體軟細，不更寒苦，恐壞王子身，菩薩報曰：但買無苦，此是古聖賢人標式，獵師報曰：王子寶衣，價直無數，今此袈裟，無所任施，何為苟欲博買，菩薩報曰：意欲所須，不計貴賤，獵師報曰：此衣垢穢，膿血臭處，不敢博買，菩薩報曰：臭之與香，開意見與，自當浣濯，獵師即脫衣，買菩薩寶衣，是時菩薩著法衣，手執藕華葉，入羅閱城，乞食，爾時數千萬眾，普集一處，逢見菩薩，舉手讚歎，或言善來，或言日月，或有叉手，自歸命者，或相問訊，為是天耶，梵耶，釋提桓因耶，眾人所圍，不容乞求，尋執華葉，還至城外，徑至東山，人眾追逐，前後相次，時瓶沙王在高樓上，遙見人眾追逐菩薩，即問左右，此諸人眾，皆奔趣山，為有何故，有一大臣審識菩薩，即白王曰：此是釋種子，辭家出學，遊蕩在外，或能謀圖國事，當往誅殺，瓶沙聞已，告彼臣曰：護卿種族，勿吐此言，正使釋子，紹王位者，作轉輪聖王，我等便為臣佐，若使出家學道，自致佛者，我等願為上首弟子，最初說法，先在其例，是瓶沙王車載飲食種種甘饌，往就山中。

與菩薩相見，尋前禮足，自稱姓字，摩竭國界瓶沙王者，我身是也，菩薩報曰：我先識矣，何須致敬，瓶沙王啟曰：今獻微貢，供食之餘，願見納受，以示微心，菩薩默然受食，食訖，行清淨水，王前白言：若使王子成無上道者，當見先度，永離世苦，時瓶沙王禮足取別，菩薩進路到阿蘭所，阿蘭諸弟子等，遙見菩薩來，即白其師：今有一人，端正殊特，徑趣師門，必求為弟子也，時阿蘭即告弟子而說此頌。

出曜經卷第九

出曜經卷第十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學品第八

護身惡行，自正身行，護身惡者，修身善行，護身惡行者，何以故，說身惡行，自知內過，知他人過，故名惡行，惡已充具，顏色變異，或手拳相加，毀壞形體，此惡眾事，今世後世，不獲安隱，或墮餓鬼畜生中，形貌醜陋，若生人中，才不及人，有異梵志，為犬所嚙，梵志恚怒，身心熾盛，要治惡犬，使不暴虐，父母告曰：梵志猶犬，嚙婆羅門，婆羅門復可嚙犬，不也，梵志報父母，要當治犬，使不縱毒，父母告子，不隨我教，恣汝所為，是時梵志捉犬，反縛以杖，捶打，打時有二非義，草索傷犬，足復令失糞，此眾生類，亦復如是，諍小致大，以用害身，諸佛世尊，大慈加被，訓誨眾生，令不諍訟，然眾生類，不從其教，瞋恚所纏，復生二非義，為眾

苦所縛。當復經歷地獄餓鬼畜生之惱。雖得為人形貌醜陋。如是眾惱不可稱記。是故世尊說護身惡行。護身惡行已獲何功德。答曰。獲二功德。名譽善本。云何為二。若處在天宮受福自然。七寶殿堂懸處虛空。若生人中顏貌端正。見者歡喜皆來歸仰。在大眾中為數千萬眾所見尊奉。如月獨明眾星迴附。是故說曰護身惡行。自正身行者。得何功德。有何名譽。答曰。於現世中亦得名譽。若使身滅命終亦得名譽。云何於現身中而得名譽。若於今身進止行來。為數千萬眾所見供養。若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自正身行。復有何功德。答曰。殞弊邪魅暴惡鬼神不能得便。怨讐伺捕不能得捉。於是頌曰

怨讐彌滿世

欲求得其捉 種惡還自加 猶蛇反自毒

形為苦本心為禍首。是故世尊說曰自正身行也。護身惡者。何以故說。惡行所趣非真。如所說。惡財惡子惡服惡處惡土。此皆名惡。或緣知親作惡。或緣非知親作惡。是故如來說護身惡者也。修身善行者。善行有二業。如所說。善財善子善服善處善土。身修善行。於佛法聖眾父母尊長。盡行恭敬無他越逸。是故世尊說修身善行也

護口惡行 自正口行 護口惡者 修口善行

護口惡行者。何以故說。自知內過知他人過。故名口惡行。若已瞋恚發口罵詈虛生過悞。使數千萬眾皆生惡念。而不自覺。亦復不知。後受惡報。咸共懷瞋恚。彼罵者後入地獄餓鬼畜生受苦無量。若生人中多被誹謗言不

信用。能守護口者。自致福報。亦生天上快樂自然。若生為人不被羸言。是故說曰護口惡行也。自正口行者。為得何等功德。答曰。為數千萬眾所見歎譽。傳相告語。此人良謹與行相應。言不羸獷。不求彼短。不譏彼失。口齒端嚴。言不強吃。是故說曰。自正口行也。護口惡者其義有二。或當賢聖默然。或當法說義說。夫欲出言。先當自理。言致敗身。非獨一人。若吐羸言。為人所疾。進止行來。無人敬待。是故說曰。護口惡者也。修口善行者。諸修善行之人心懷仁慈。吐言柔軟。不傷人意。為眾多人所見愛念。是故說曰。修口善行也

護意惡行 自正意行 護意惡者 修意善行

護意惡行者。於意三行最為上首。意一念頃能使城郭村落盡為丘野。如契經所說。云何居士。汝頗聞有流沙空野。隨沙門空野。閑靜空野。不長者。白佛。聞有流沙曠野。隨沙門空野。閑靜空野。佛告居士。云何居士。誰造此流沙空野。隨沙門空野。長者。白佛。皆由神仙意念。惡故。呪術所作。有此流沙空野。隨沙門空野。如修行經說。十九人執修正行。唯有一人不應在閑靜之處。以其口業心惡。持行之人不許。此人在曠野間。即告彼人曰。汝心懷惡。所念不善。宜在人間誦習經典。佐助眾事。役心亂意。應成道果。汝設在空之中。欲求空意。意方念亂。恒生不善。自致滅亡。不至善道。不護意者。隨意所種。入地獄餓鬼畜生中。設得為人。輒墮卑賤。為人所疾。見則不歡。能護意者。若生天上。封受自然。金床玉几。七寶殿堂。若生為人人

所愛敬。是故說曰。護意惡行也。自正意行者。意所馳念。難禁難制。由意念能成事。身危妙行。退轉垂辦之證。轉為凡夫。是故說曰。自正意行也。護意惡者。息意寂然。不生想著。修意正行。斂意專一。是故說曰。護意惡也。修意善行者。意念善行。身修正法。口宣其教。二事由意。乃至無為。是故說曰。意修善行也

身棄惡行 及口惡行 意棄惡行 及諸穢惡 身棄惡行者。捨身惡行。永滅無餘。是故說曰。棄身惡行也。及口惡行者。口所宣說。不陳惡法。亦莫布現惡事。是故說曰。及口惡行也。意棄惡行者。意不念諸不善法。不生害心於眾生類。是故說曰。意棄惡行也。及諸穢惡者。諸外不善法。與意并者。既不自利。又不利人。盡當求滅。不令使生。是故說曰。及諸穢惡也

身修善行 口善亦爾 意修善行 無欲盡漏 身修善行者。身不造惡行。身行有三。不殺生。不盜不婬。修此三業。正其身行。供養佛法。及眾僧。掃灑補治。故壞塔寺。是故說曰。身修善行也。口意亦爾者。口有四過。不妄語。不羸言。不鬪亂。彼此不綺語。讚歎說佛功德。歎法。及比丘僧。承事父母師友長者。是故說曰。口善亦爾也。意修善行者。意有三過。不生嫉妬。悲癡邪見。但生眾善功德。不隨倒見。墮邪邪部界。是故說曰。意修善行也。無欲盡漏者。無欲之人。無量曠大無限之用。盡漏者。諸陰蓋持。入不復興起。是故說曰。無欲盡漏也

①口口口口口口 ②者者者者者者

更重演報曰。如來所化受教若干。或有欲廣聞其義。或有欲略說旨要。略旨要者。粗舉五陰苦形。欲廣聞其義者。一一斷別身口意行。各隨次第。以其事類證而解之。復有欲聞廣說略說。是故如來廣演此偈。如所說身修善行者。是謂廣說。口意亦爾者。是謂略說。如來觀前眾生之意。之所樂。便演其義。令得受化。亦使受化人所願充滿。凡諸善行。饒益眾生多所成就。是故說曰。身修善行。口意亦爾。於今世至後世。長夜受樂。食福無窮。永生善處。受福有二。俗福。無漏福。是故說曰。永生善處也。

慈仁不殺。常能攝身。是處不死。所適無患。慈仁不殺者。終不殺害。觸惱生類。不劫略他財。不姪犯他妻。所謂仁者。得履賢聖善法。是故說曰。慈仁不殺也。當能攝身者。晝夜謹慎。以身御行。如護吉祥餅。寧自喪身分。受刑斬。不託形命。造不善行。昔有旃陀利家。生七男。六兄得須陀洹道。小者故處凡夫。母人旃陀利得阿那含道。兄弟七人。盡受五戒。為佛弟子。彼國常儀。方俗舊法。旃陀利法。要當行殺。國中設有男女。殺盜姪。及餘重罪。盡使旃陀利殺之。時國主召彼大兒。今有應死之徒。汝行殺之。其人即向王拜。求哀自陳。願大王弘恕。身受五戒。為佛弟子。不敢行殺。守身謹慎。不念邪非。寧自殺身。不以犯戒。殺害蟻子。時王奮赫天威。瞋恚隆盛。告其人曰。卿為國民。我為國主。不從吾教。方更信佛。浮說尋勅。傍臣速將此人。詣市殺之。其人復白王曰。身是王民心。是我資。恣王所欲。殺便殺之。即將詣市而梟

其首。王問傍臣。向應死人。更有誰存。臣報王曰。餘有彊弟六人。王勅左右。隨次召來。復勅殺人。其人報曰。身受五戒。為佛弟子。不敢行殺。王瞋怒盛。復取殺之。如是盡喚兄弟六人。皆言受戒。不敢行殺。王瞋恚盛。盡使殺之。次復召小弟。母子俱來。王見母來。倍復瞋恚。前殺六子。母不送行。今召小子。何故便來。母白王曰。願聽微言。以自宣理。前六子者。盡得須陀洹道。正使大王取彼六人。碎身如塵者。終不與惡如毛髮。今此小者。處在凡夫。身雖修善。未蒙道法。潤身。是故我念。子未得道。或能失意。畏王教。令自惜形命。毀戒行殺。故送來耳。彼當毀戒。隨王教。令不仁行殺。身壞命終。入泰山地獄。憐愍子。故是以送來。王復問母。前死六子。盡得須陀洹道。耶。答曰。盡得。王復問母。母身為得何道。母答曰。得阿那含道。王聞斯語。自投于地。諸臣扶起。以水灑之。久乃醒寤。稱怨自責。我為自造無量罪根。放心建意。殺六須陀洹。身意煩惱。坐不安席。即自嚴辦香油酥薪。取六死屍。而耶旬之。起六偷婆。興敬供養。日三懺悔。意願滅罪。漸漸微薄。復出財貨。給彼老母。至於齋日。數數懺悔。冀得罪薄。免於地獄。是故說曰。常能攝身也。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守護禁戒。無所缺減。凡夫人。雖守護戒。心如飄風。不能恒定。是故說曰。常能攝身。是處不死者。得果之人。捨男子身。還得男子身。捨賢聖身。還得賢聖身。終不懷憂。畏地獄餓鬼畜生。阿那含身。即彼天上。不還世間。阿羅漢。永無愁惱。諸累已盡。入無為

境。惘然寂滅。是故說曰。是處不死也。所適無患者。於彼無為境。終無煩惱。亦無愁憂。苦患。亦無死亡。戀慕。是故說曰。所適無患也。不殺為仁。常能慎言。是處不死。所適無患。不殺為仁者。終不信讒毀之人。於中起害心。是故說曰。不殺為仁也。常能慎言者。若被罵詈。麤言惡語。計皆空寂音響。無形。猶如賢聖。終無恚怒。設有所為。斯皆權化。非實恚怒。或意內自念。不發於口。設發於口。尋懷慚愧。是故說曰。常能慎言。是處不死。所適無患也。不殺為仁。常能慎意。是處不死。所適無患。得向之人。設遭百千苦惱。身墮迴波深淵。若墮火坑熾焰之中。終不懷懼。令心變易。晝夜調心。不令越逸。猶如得勝。怨讎死而加毒。得向之人心。除結使。猶怨不盡。復重思惟。彼修行人。觀心成敗。五陰所趣。移有漏心。至無漏境。無常苦空。無我已獲。無漏守護不失。何以故。彼修行人。每自思惟。從永劫以來。染著生死。流轉刀劍世中。恒修此意。造罪無端。為意役使。如人使奴僕。我今已勝。調伏心識。今重守護。使不越逸。是故說曰。不殺為仁。常能慎意。是處不死。所適無患。

慎身為勇悍 慎口悍亦然 慎意為勇悍 一切結亦然 此處名不死 所適無憂患

夫言勇悍者。博古攬今。高才明德。技術備具。與智相應。捨諸惡法。身所修行。不處貪欲。是故說曰。慎身為勇悍也。慎口悍亦然者。口所吐言。先笑後語。不傷人意。是故說曰。慎口悍亦然也。慎意為勇悍者。意已柔調。不興惡念。

是故說曰慎意為勇悍也。一切結亦然者。問曰。身口意行三事已辦。有何缺漏而云一切結亦然耶。答曰。如所說。應來往進止縫作補綻。應為而不為。此皆身所應行。闕而不行。彼修行人能具此諸行。是故說曰慎身為勇。行口行有餘者。應隨賢聖教律而不為不習。男音女音。彼此音皆悉不習。是謂口餘行。何謂意有餘行。更造有緣受生之分。此是意餘行。彼執行人能見此諸行。身口意餘行。盡能具足。是故說一切結亦然也。此處名不死者。滅盡泥洹無終無始。無來無往。無生滅著斷。是故說此處名不死也。所適無憂患者。所以言有憂者。由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奴婢。僕使象馬車乘國財妻息。皆生憂患。無此則無患。是故說所適無憂患也。

護身為善哉 護口善亦然 護意為善哉

護一切亦然 比丘護一切 能盡苦原際

護身為善哉者。能一意守護身。諸天世人稱歎其德。天龍鬼神八部之眾。盡歎其德。晝夜祐助。勸成究竟。是故說護身為善哉也。護口善亦然者。若有習非弊惡之業。或被罵詈。為人所毀。執心護口。終不還報。諸天世人皆共稱善。是故說護口善亦然也。護意為善哉者。若人杖捶割截形體。復被罵詈。彼執行人持心潔淨。不興悲怒。諸天世人皆稱其善。是故說護意為善哉也。護一切亦然者。於身口意外。諸餘行謹慎攝護。是故說護一切亦然也。比丘護一切者。執行比丘護身意。及餘外行威儀禮節。悉皆備具。是故說比丘護一切也。

能盡苦原際者。以具此行。豈當趣惡道耶。盡斷地獄畜生餓鬼道。人中苦人中痛。能悉斷之。是故說能盡苦原際。

護口意清淨 身終不為惡

能淨此三者 便逮神仙道

護口意清淨者。於三毀敗中。壽敗劫敗結敗。此名三敗。釋迦文佛出現於世。在濁世中人。壽百歲。翼從弟子不守護口。過多犯禁律。聖人在世。猶尚毀戒。況千載未能存戒律耶。佛契經說。後千歲末。正法欲沒盡時。有七穢行。顯布於世。云何為七。若有人百歲持戒。彈指之頃。為惡知識所壞。二者久行慈心。彈指之頃。為瞋恚所壞。三者薄賤威儀。不隨其教。四者互相是非。諍於勝負。五者在國城村落。鬪亂。彼此傳東至西。六者貪著利養。遂致疫病。七者從凡夫至羅漢。皆被毀辱。而取滅度。所以致誹謗者。皆由不護口。故尊者滿足阿羅漢。說曰。恒訓化餓鬼。往詣餓鬼界。見一餓鬼。形狀醜陋。見者毛豎。莫不畏懼。身出熾焰。如火聚。口出蛆蟲。膿血流溢。臭氣遠徹。不可親近。或口吐火焰。長數十丈。或耳鼻眼身體支節。放諸火焰。長數十丈。脣口垂倒。像如野豬。身體縱廣。一由旬。手自抓擱。舉聲號哭。馳走東西。時尊滿足。問餓鬼曰。汝宿作何罪咎。今受此苦。餓鬼報曰。吾曩昔在世時。出家作沙門。戀著房舍。慳貪不捨。身持威儀。出言臭惡。若見持戒精進比丘。輒復罵辱。或戾口弄。或偏眼視。或戾是作非。或戾非作是。自恃豪族。謂為不死。造諸無量不善之本。寧以利刀

自割其舌。如是從劫離劫。甘心受苦。不以一日之中。誹謗精進比丘。尊若還閻浮利地者。以我形狀。可戒勅諸比丘。善護口。過勿妄出言。設見梵行持戒比丘者。念宣其德。自受餓鬼形。以來經數百歲。數千歲。數萬歲。數千百萬歲。受如此苦惱。我却後命終。當入地獄中。是時餓鬼說此語已。舉聲號哭。自投于地。如泰山崩。天翻地覆。斯由口過。故使然矣。能守護口過者。受福無窮。迦葉如來出現於世。敷演法教。教化已周。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泥洹後。時有三藏比丘。名曰黃顏。眾僧告勅。一切雜使。不命卿涉。但與諸後學說諸妙法。時三藏比丘。內心輕蔑。不免僧命。便與後學。敷演經義。喚受義曰。速前象頭。次喚象頭。復曰。馬頭。復次駱駝頭。復次驢頭。復次猪頭。次喚羊頭。羯羓頭。次喚師子頭。次喚虎頭。次喚禽頭。次喚熊頭。如是喚眾獸之類。不可稱數。三藏黃顏。口出如此無量惡言。雖授經義。不免其罪。身壞命終。入地獄中。經歷數千萬劫。受苦無量。餘罪未畢。從地獄出。生大海中。受水性形。一身百頭。形體極大。異類見之。皆悉馳走。爾時世尊。見眾多比丘。互相是非。不慎口過。或吐言麤麤。以致忿怒。或所說似戲。發起舊怨。或以智陵人。彼人不信。伏受。或說種類。所出卑賤。用作嫌悵。爾時世尊。知諸比丘。彼此者。多恐後墮罪。即以神足。接諸比丘。詣於大海。見彼受罪獸。一身百頭。欲使諸比丘。改往修來。問彼罪蟲曰。汝是黃顏不耶。蟲即報言。實是。如是至三。報曰。實是。時諸比丘。

即前長跪白世尊曰。我等未曾聞此。為因何義。頻問此獸。審是黃顏耶。唯願世尊敷演其義。令未悟者。使得開解。如來三達無不觀察。過去當來現在。事皆悉解。明其有難詰。如來義者。隨時發遣。永除疑網。爾時世尊與諸比丘。說曩昔本緣。昔古久遠無數世時。人壽二萬歲。爾時有佛出世。名曰迦葉。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具足。敷演法教。曠濟無涯。教化已周。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泥洹後時。有三藏比丘。名曰黃顏。眾僧告勅。一切雜使不命。卿涉與諸後學。說微妙法。時三藏比丘。內心自大。輕蔑於人。不免僧命。便與後學敷演經義。喚諸受義人名曰眾獸之類。雖授經義。猶不免罪。身壞命終。入地獄中。經歷數千萬劫。受苦無量。餘罪未畢。從地獄出。生彼大海。受水性形。一身百頭。是故比丘。當精勤護口。出言柔和。勿吐麁語。汝觀此獸。由其惡言。故便致此罪。時諸比丘。聞佛教誡。又見彼獸形。苦如茲。道心遂固。悔本所習。心念口言。形之大患。能攝口心者。終無惡聲。流布於外。是故說曰。護口意清淨也。身終不為惡者。若身行惡。為諸佛世尊所不稱記。若生地獄。餓鬼畜生中。受苦難計。設身修善。立諸德本。為諸佛世尊所見。歎譽。若生天上。封受自然。若盡苦際。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是故說曰。身終不為惡也。能淨此三者。身行口行意行。此三業淨。為獲何果。答曰。為天龍鬼神八部之眾。所見尊奉。便為得至滅盡泥洹。不為凡夫所共牽連。速得仙人道。所謂仙人者。諸佛世尊是也。所演言教。一言片辭。上中下義。盡趣於道。是故說曰。能淨此三者。便逮仙人道。

誹謗品第九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無數大眾。前後圍繞。而為說法。時有栴摩那祇在舍衛城裏。時摩那祇宿怨深。罪識不除。身帶木杵。以衣覆之。出舍衛城。至祇桓精舍。遙見世尊。與無數大眾。而為說法。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今日要當在大眾中。毀辱瞿曇沙門。令我等師。得致供養。在於大眾。而說此偈。說法甘悅人。口出無量義。使我懷妊身。不差此宜適。爾時世尊出柔軟響。聲如羯脾鳥。亦如梵音。而說斯偈。

妄語地獄近。摩那祇報曰。作之言不作。佛復報曰。二罪後俱受。是行自牽往。時大眾中。多諸外道異學。裸形梵志。信佛者少。習邪者眾。聞此女語。皆共信用。此女孤獨。少失父母。如其所說。必實彰審。其信佛者。內自思惟。昔佛在宮。捨王重位。捐棄嫖女。出家學道。成最正覺。豈當有心。與此穢陋之女。與共從事。時釋提桓因。在如來後。執扇而扇。內自思惟。此弊梵志女。云何乃興此意。誹謗如來。即化為白鼠。齧木杵。糸斷。聲震大眾。無不見者。其中不篤信者。悉皆愕然。此為何聲。乃震四遠。其中信佛之人。聞此音聲。歡喜踊躍。僉然同悅。尋有一人。從坐起。手執木杵。語彼女曰。此是汝兒耶。時地自開。全身入阿鼻地獄中。時女宗族。追慕啼泣。不能捨離。不信佛者。即起懺悔。其中信者。共相告曰。誹謗之報。其罪如是。現驗

如茲。豈云後世妄語地獄近者。本無而言。有實非而言。是曾不經歷。自言數涉。如此之類。墮八大地獄。入十六鬲子。是故說曰。妄語地獄近。作之言不作者。其罪有二。一者實作而犯之。二者妄語作而言非。此罪最重。其報無量。是故說曰。作之言不作也。二罪後俱受者。其二重罪。殃禍之本。亡身喪命。智者所不為。是故說曰。二罪後俱受也。是行自牽往者。世人造穢行。與身作累。後受其報。親族不救。經歷劫數。乃得解脫。是故說曰。是行自牽往也。夫士之生。斧在口中。所以斬身。由其惡言。昔佛在羅閱祇城耆闍崛山時。尊者舍利弗。大目犍連。食時。著衣持鉢。正其威儀。下靈鷲山頂。入城乞食。食後。還出羅閱祇城。未至其所。道逢暴雨。雷電霹靂。道側有神。寺房舍深邃。先有放牛女人。於此止住。時舍利弗目犍連入寺。便住。不見女人。女人遙見舍利弗等。即便失精墮地。時瞿波利比丘。復從後來。舍利弗遙見來。語目連曰。不與愚從事。得離惡人。快今此比丘。是惡知識。宜可出避。即與目連出彼寺。廟涉道而去。瞿波利後至。入於廟內。見有女人。顏貌端正。作弄女姿。像如犯姪。有不淨在地。咄曰。禍災。未曾所見。云何舍利弗。目連等。自稱智慧神足。誇世獨步。神通智達。謂為第一。今乃與此放牛女人。犯姪交接。斯現事如是。世豈有聖人耶。我今躬自見。不從人聞。得是歡喜。即出寺廟。徒跣涉雨。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時瞿波利比丘。前白佛言。舍利弗。目連等。纂行極弊。造凡夫業。適從城出。

道遇暴雨，入寺避之。見目連等與牧牛女人交接，我躬見之，實不虛誑。女人今故在寺，現可驗之。爾時世尊三稱瞿波利字，而告之曰：止止比丘，勿吐斯言。可發善心，向舍利弗目連等。所以然者，此一賢人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時瞿波利復重白佛：我今實信如來如所教勅。然舍利弗目連所行穢惡，實見姪姪犯於梵行。佛復告瞿波利：止止比丘，無令於如來前自墜命根。舍利弗目連者，行過三界淨如天金，豈當有此姪欲意乎？瞿波利白佛：誠如來教，但弟子躬見犯欲，若今如來不見信者，知復如何。說此語已，即前禮足涉路而去。還至靜室，復自思惟：舍利弗目連身犯穢行，我實見之。然今世尊特不見信，時四天王夜非人時，往至瞿波利所，謂瞿波利曰：舍利弗目連等賢善之人，三界福田無有過者，何為興念誹謗自墜罪苦？比丘問曰：卿是何人？報曰：護世四天王。比丘報曰：汝等諸天何為捨自然伎樂來至此山？四王報言：故為比丘來至此耳。可發善心於彼二賢。比丘告王：但還宮殿，不相豫事。天即還宮去。未經時釋提桓因復從後至，謂比丘曰：可發善心於彼二賢。比丘報釋提桓因曰：且守汝天福，不豫汝事。時拘翼復道而還。富梵天復來到比丘所，語比丘曰：可發善心於彼二賢。比丘答曰：汝是何人？報曰：吾是富梵天。比丘告曰：世尊不記汝得阿那含耶？報曰：如是。汝設得阿那含者，何由至此乎？富梵天即便還去。即其夜瞿波利舉身生庖大如芥子，轉如胡豆，漸如桃杏，亦如鼻羅菓等。

瘡遂壞敗，膿血流出，臭穢難近。身壞命終，入阿浮度地獄中。千具犁牛而耕其舌。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守護口過慎，勿誹謗。夫誹謗之生，皆由貪嫉。昨瞿波利比丘來至我所，云舍利弗目連等習近惡智，與女人交接。吾尋呵制，止止比丘，勿出此言。可發善心於舍利弗目連所。如是再三。波利比丘謗心遂熾。釋提桓因富梵天及四天王，皆來到波利比丘所，慫慙諫曉曰：可發善心於彼舍利弗目連等。波利比丘即復報曰：各還汝天宮。吾躬自覩彼二賢穢行，如是何為干豫其事？且還速歸，勿復重宣。尋即各還其所。於夜波利比丘身生庖瘡，即取命終。膿血流出，入阿浮度地獄中。千具犁牛而耕其舌。是故比丘當與勇猛攝護身口意過。見諸精進比丘共相敬待，如視我無異。是時世尊在大眾中而說斯頌：

夫士之生，斧在口中，所以斬身，由其惡言。夫士之生者，出母胞胎，宿行不同意性，殊異猶如有人手執利斧，入山斬伐林木華菓藥草，毀壞成功。今此人間亦復如是。人生於世，不能守護口過，為心所使，造不善本，皆由於舌。端正醜陋，長短好惡，亦由心念口發。致此重罪，是故比丘心秉牢固，守護其口。如是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譽惡惡所譽 是一俱為惡
好以口會鬪 是後皆無安

譽惡惡所譽者，彼瞿波利比丘歎譽調達功德，體性柔軟，行業真正，多聞廣慧，慈悲四等，育養眾生。如此之類，應當毀皆不應歎譽。是

故說譽惡惡所譽也。是一俱為惡者，舍利弗目連比丘修清淨梵行，眾德具足，永離塵埃，不與欲會。廣博多智，明達三世。然瞿波利比丘愚心不革，執意牢固，興致誹謗。云舍利弗目連比丘造諸惡業，如此之類，應當歎德不應興謗。何以故？舍利弗目連者，持戒多聞，為人導師。處在大眾，轉無上法輪，逮得羅漢諸漏已盡。然彼惡人興致誹謗，不歎其德。是故說曰：是一俱為惡也。好以口會鬪者，夫人處世罪苦萬端，或因姪嫉致悋，或因博戲致恚，罪心已固，不慮後緣，出言招禍，以滅身本。漸當入秦山地獄，餓鬼畜生，涉諸苦難，無有窮已。雖得為人，諸根不具，聾盲瘡痂，為人所輕。或在邊地，佛後，皆由口過身受殃罪。猶木生火，還自焚燒。口為禍門，舌為殃本。二事機發，敗毀形命。是故說：好以口會鬪，是後皆無安者。眾生處在欲界，為顛倒所惑，愚無慧明，為愛縛所繫，憍慢纏身，慳嫉心深，不達五識身樂，不知苦之所興。永處闇冥，不求燈明。是故說：是後皆無安也。

諍為少利，如掩失財，從彼致諍，令意向惡。諍為少利者，昔有眾多比丘，時到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見數十博戲之人，對坐共戲。一人得勝，一人不如。彼得勝者，捉不如者，剝脫衣裳，五毒加形，痛不可忍。眾多比丘見已，入舍衛城乞食，乞食已收攝衣鉢，更正衣服。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時諸比丘具以此事白世尊曰：向入城乞食，見二戲人對面博戲，一人得勝，一人不如。其不如者，既失衣裳，身被毒手，痛不可忍。佛因此本為諸比丘

而說偈曰：諍為少利也。言少利者猶如大海取其一滄，減須彌山如芥子許，損大地土如米許，復損虛空如蚊許，比丘極為少不，白佛言：甚少，博戲雖小亦復如是，百倍千倍萬倍，巨億萬倍不可譬喻為比，是故比丘由小致大遂及諍訟，親變為疎，骨肉離索，若復有人誹謗賢聖持戒比丘，及謗毀如來虛而無實，其後受罪億佛不救，是故說諍為少利。如掩失財從彼致諍，令意向惡也。百千尼羅浮

二十六五獄

誹謗賢聖者 依口發願惡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瞿波利比丘者，自招禍患入尼羅浮地獄中。爾時獄卒阿傍以鐵剛鉗拔出其舌，長數百丈，舒展平正，以鐵釘釘之，以千犁牛犁，鑊火然用耕其舌，一日之中百千萬終死而復生，所以然者，以其惡罪未除，故當復經三十六地獄，受苦無量不可稱記。從彼獄出當受畜生餓鬼，復當經歷數千萬劫，畢其罪苦。若其為人，聾盲瘡瘡六根不具，語不真正，多被誹謗，若行道路橫為人打，是故比丘當勤修道德，慎莫誹謗賢聖比丘。誹謗賢聖者其受如是，如是比丘當作是學。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無道墮惡道

自增地獄苦

遠患修忍意

念諦則無犯

無道墮惡道者，虛而不實，亦復不見正事，可依誑生非禍，猶如旃摩那者，瞿波利比丘等，虛而不實，誹謗賢聖及舍利弗目連比丘，身受其報，億劫不息，是故說曰：無道墮惡道也。自增地獄苦者，當入百千尼羅浮地獄，當復入

三十六五阿浮地獄，身入其中，毒痛無量，捨地獄身受地獄身，增地獄苦，是故說曰：自增地獄苦也。遠患修忍意者，恒懷恐懼，聞犯禁制，衣毛為豎，遠離愚暗，忍諸不忍，是故說曰：遠患修忍意也。念諦則無犯者，去垢止病，莫若四諦，能專意不亂，思惟形器內外無主，乃得離此誹謗之聲，是故說曰：念諦則無犯也。

出曜經卷第十

出曜經卷第十一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誹謗品第九之餘

若猗內藏，依賢聖活，愚者墮惡，猶願邪見。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與數千萬眾前後圍繞而為說法，有異比丘即從坐起，偏露右臂，叉手合掌，前白佛言：如來莫說休息泥洹，如來出要賢聖妙法，如來於現法中閑靜無為，而自娛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觀此愚人，自墜惡趣，永滅形壽，不但今日呵制如來，乃往久遠無數世時，於毘波尸如來所，亦復呵制使不說法，不但呵制毘波尸如來，乃復呵制尸棄如來，使不說法，次復呵制毘舍毘如來，次復呵制拘樓如來，復次呵制拘那含牟尼佛，次復呵制迦葉如來，我今第七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復來呵制使不說法，如此愚人，端心正意，不呵制如來者，即應此座上坐諸塵垢，盡得法眼淨，是時世尊在大眾中說此偈曰：以失今良會

更立誓願求，終不見聖諦，況欲見究竟。比丘當知，此愚癡凡夫之人，於賢聖道，檢自喪形命，離於佛法聖眾，若猗內藏者，如來深法之藏，無所染著，其事有三：一者三界緣對，結使永盡無餘，亦名阿羅漢；二者不復生滅，更無萌兆，趣生熟藏；三者於天人世興，致供養，悉能消化，使前施者受福無窮，是故說曰：若猗內藏也。依賢聖活者，賢聖有二：一者善根成就，名曰賢聖；二者無漏成就，名曰賢聖。如此賢聖，不猗邪見而求活，乃依深法妙智而求活也，是故說曰：依賢聖活也。愚者墮惡者，猶如彼比丘呵制如來，使不說法，休息泥洹，如來出要賢聖妙法，如來於現法中，但當閑靜無為，而自娛樂，何為與大眾說法，如此比類，愚不識真，自招禍惡，願樂湯火以為屋室，此人不當與坐起言語，是故說曰：愚者墮惡也。猶願邪見者，懷猶豫見，習顛倒久，與邊見相應，如彼契經所說：佛告長者，夫邪見之人，自犯身行，如所說：犯口所行，如所說：犯意所行，如所說：興意想念，流馳萬端，盡興邪見，不可親近，消滅善本，增益惡種，所以然者，長者當知：邪見為病，迷於正法，猶伊又桓子，帝多羅子，尸婆犁子，種散於地，隨時長養，漸得水潤，火溫，風動地持，後得長大，食之極苦，羸澁穢臭，不可食噉，邪見之人，亦復如是，自犯身行，口行，意行，是故說曰：猶願邪見也。

竹蘆生節，還害其軀，吐言當善，不演惡教，竹蘆生節者，竹蘆生節，麤而且長，若遇暴風，倚互相撐，各入其節，節自枯朽，更不復生，彼比

丘所說亦復如是。自招其罪不為他人。是故說曰。竹蘆生節還害其軀也。吐言當善者。言當慈仁哀愍一切。是故說曰。吐言當善也。不演惡教者。有吐言教不善之法。後趣惡道。人身猶尚可行。言辯通達。時乃有耳。是故說曰。不演惡教也。

從善得解脫 為惡不得解 善解者為賢

是為脫惡惱 賢聖解不然 如彼愚得解

從善得解脫者。夫至解脫無為之處。言當用善。巧言善語者。為人所敬。所至到方多所饒益。是故說曰。從善得解脫也。為惡不得解者。常懷愁憂。心意煩惱。恒懷恐懼。是故說為惡不得解也。善解者為賢者。言解脫未必是解脫。或能被繫王者所拘。所謂解脫者。心身俱解脫。是故說善解者為賢。是謂脫惡惱者。縛有二緣。今身易後身。今身者。桁桷考掠及諸五毒之痛。復被結使縛流轉。五趣於中能自拔濟。乃為善解。是故說解脫惡惱也。賢聖解不然者。賢聖有二業。一者善本成就。二者無漏成就。彼賢聖人所吐言教。不自傷損。後無苦惱。是故說賢聖解不然也。如彼愚得解者。愚人習行。好著邪道。不隨正路。以自牽往趣三惡道。是故說如彼愚得解也。

比丘抱損意 不躁言得忠

義說如法說 是言柔軟甘

比丘抱損意者。比丘護口意。自能收攝。語不煩重。若處道俗處中而說。不憍彼此。是故說曰。比丘抱損意也。不躁言得忠者。少言多中。不離佛語。世俗煩鬧。意恒遠離。是故說曰。不躁言得忠也。義說如法說者。具足而說。句身味身無

所缺漏。是故說曰。義說如法說也。是言柔軟甘。出無量義。解悅人意。所說無厭足。如天甘露。善心無怒。亦不選擇。彼豪族種。此卑家種。平等而說。無增減心。是故說曰。是言柔軟甘也。

善說賢聖教 法說如法一

念說如念三 諦說如諦四

善說賢聖教者。賢聖出教必有所由。接度眾生。無不有濟。是故說賢聖教也。法說如法二者。賢聖教中正法所居。非法所居。何以故。說法之時。廣布賢聖道長益善根。說非法時。增益不善根。善法有損。善說賢聖教第一句。法說如法說。是故說法說如法二也。念說如念三者。出言柔和。為人所愛念。出言麤獷。為人所憎惡。欲為人所念者。當自念其善。雖處畜生。聞其惡言。皆懷愁感。昔有二人。各畜力牛。一人自誇。欲得與彼牛。拏力。若不如者。要金錢五百。試牛並耕。一牛力實勝之。其牛主罵曰。弊牛努力。牛聞其罵。即便臥地。輸金錢五百。復至後日。主責牛曰。名汝為快牛。乃使我失錢。令我慚愧。牛報其主曰。更可試之。當盡我力。當還倍得彼錢。即復更耕。如牛所言。倍得彼錢。畜生尚識善惡之言。況人當不識善惡言乎。是故說。念說如念三也。諦說如諦四者。好學之士。畏懼生死。五道患難。既損耗不益前人。如斯之類。塞泥洹路。開地獄門。如來欲現真妙之義。諦說如諦四也。

是以言語者 必使己無患

亦不剋眾人 是為能善言

是以言語者。言先自惟。不自剋伐。使今世後

世必無苦患。若今身為惡犯王者法。或財產田業。沒入於宮。或為盜賊劫掠。居業日耗。所願必乖。若至後身。死入地獄。畜生餓鬼。地獄五毒。不可堪忍。畜生芻蒿。負重為役。餓鬼飢饉。形變極苦。若欲吐言。當念謹慎。使今世後世永無苦患。為無數眾生見。輒愛念。死生天上。受福自然。是故說曰。是以言語者。必使己無患也。亦不剋眾人者。或有狂夫。妄讒良善。使彼興患。以致喪身。言說真誠。不譏彼短。則無所剋。是故說曰。亦不剋眾人也。是為能善言者。人修善行。言必有驗。或說泥洹。趣要正路。順從佛教。種天之福。是故說。是為能善言也。

言使投意可 亦令得歡喜

不使至惡意 出言眾悉可

言使投意可者。人之處世。當習方俗。或相顏而出語。或聽彼進趣。而後報。恒適彼人意。良宜得所。或現威怒。怯怕時人。或現羸弱。伏從於人。將護其意。令彼得所。是故說曰。言使投意可也。亦令得歡喜者。出言向人。必使有益。前人聞者。倍用歡喜。不被罵詈。來彼罵辱。是故說曰。亦令得歡喜也。不使至惡意者。不施怨於人。造不善行。亦不種地獄。餓鬼畜生之行。造惡業者。當受二報。是故說曰。不使至惡意也。出言眾悉可者。與人從事。恒當謙恭。卑下。正使言論得勝。當自鄙不如。是故說曰。出言眾悉可也。

至誠甘露說 說法無有上

諦說義如法 是為立道根

至誠甘露說者。與人說法。當修諸功德。如來法者。甚深微妙。善住安隱。一切行無常。一切法

諸善法。罪人報曰：處在人間，放意自恣，愚不識真。本我所造，今受其報。王告罪人：如卿來語，卿本自造，今當受報。使放逸人知禁制難犯。汝所作罪業，非父母為，亦非兄弟五親沙門婆羅門所造。爾時閻羅王以此第一天使教誡。次復第二天使教誡之。汝頗見第二天使不耶？對曰：不見。王問罪人：云何男子？汝在人間經過村落郡縣城邑，見諸男女疾病困篤坐床褥上，或坐或臥，罪人報曰：已見。云何男子？汝何不念於現在法中其罪如此？當自謹慎淨身口意，修諸善法。罪人報曰：處在人間放逸自恣，愚不識真。本我所造，今受其殃。王告罪人：如卿所說，卿本自造，今當受報。使放逸人知制難犯。汝所作罪，非父母為，亦非兄弟五親沙門婆羅門所造，亦非諸天世人教卿所作。爾時王以此第二天使教誡已。次與第三天使重教誡之。汝頗見第三天使不耶？對曰：不見。王問罪人：云何男子？汝在人間經過村落城郭郡縣，見諸老人拄杖呻吟，行步脊僂，頭白齒落，飲食苦竭，命在旦夕。汝為見不？罪人對曰：唯然見之。王問罪人：云何男子？汝何不念於現法中其事如此？當自謹慎淨身口意，修諸善法。罪人報曰：處在人間放逸自恣，愚不識真。本我所造，今受其殃。王告罪人：如卿所說，卿本自造，今當受報。使放逸人知禁制難犯。汝所作罪，非父母為，亦非兄弟五親沙門婆羅門所造，亦非諸天世人教卿所作。時閻羅王以此第三天使教誡已。次以第四天使重教誡之。汝頗見第

四天使不？對曰：不見。王問罪人：云何男子？汝在人間經過城郭郡縣村落，見諸男女有終亡者，或死經一日二日乃至七日，身體臃脹，膿血流出，或為烏鵲虎狼所見，噉食。汝見不耶？罪人報曰：唯然見之。云何男子？汝何不念於現法中其事如此？當自謹慎淨身口意，修諸善法。罪人報曰：處在人間放逸自恣，愚不識真。本我所造，今受其殃。王告罪人：如卿所說，卿本自造，今當受報。使放逸人知禁制難犯。汝所作罪，亦非父母兄弟五親沙門婆羅門所造，亦非諸天世人教卿所作。時閻羅王以此第四天使教誡已。次以第五天使重教誡之。汝頗見第五天使不？對曰：不見。王問罪人：云何男子？汝在人間經過城郭郡縣村落，見諸男子偷盜作賊，為王所縛，或截手截脚，或截耳截鼻，或生剝其皮，或拔頭筋，或以鋸鋸頸，或以長橛刺臆，從口出，或融銅灌身，或支節解其形，或倒懸於樹，經於七日，以箭射殺，或生革絡頭，反縛野地上，棄之曠野，或開腹抽腸，以草充之。汝為見不？對曰：唯然見之。云何男子？汝何不念於現法中其事如此？當自謹慎淨身口意，修諸善法。罪人報曰：處在人間放逸自恣，愚不識真。本我所造，今受其報。王告罪人：如卿所說，卿本自造，今當受報。使放逸人知禁制難犯。汝所作罪，亦非父母兄弟五親沙門婆羅門所造，亦非諸天世人教卿所作。時閻羅王以此第五天使教誡已。即以罪人付獄卒，將詣鑊湯所。隨罪輕重，使入百三十六鑊湯，經歷劫數受苦

難量。是故說曰：欲避何益也。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莫能於此處，避免宿惡殃。昔佛在釋迦，瘦迦惟羅越國，尼鳩類園中，爾時流離王集四種兵，欲往攻伐舍夷國。將諸營從退父王位，自立為王。有一惡臣名曰耶利，白流離王：王本為王子時，至舍夷外家舍，到佛精舍，為釋子所毀辱。時王見勅，若我為王，便啟此事。今時已到，兵馬興盛，即勅嚴駕，欲往報怨。佛知其意，先至道側，坐枯樹下。時流離王躬率兵馬，往伐舍夷國。道遇如來，即前禮覲。前白世尊：此間多諸好樹，枝葉繁茂，何以捨之坐枯樹下？佛告王曰：五親蔭厚，不可捨離。昔此樹茂，枝葉熾盛，曾經過此，得樹蔭力。王尋退還，還詣兵眾告語上下：我等宜還不應前進。所以然者，如來今日為彼五親，必佐神力，不可攻伐。臣佐白王：如來豈能恒坐樹下乎？如來見流離王去後，知此宿緣不可得避。此宿命智觀其所由，觀諸釋種，必當受苦。即從坐而去，還至比丘僧中，在眾而坐。時大目連見如來憐愍五親，如有憂悒，往到佛所。前白佛言：今流離王攻舍夷國，念其中人當遭辛苦，欲以方便救接彼國。一者舉舍夷國，著虛空中；二者舉舍夷國，著大海中；三者舉舍夷國，著須彌山腹裏；四者舉舍夷國人，著此地下。他方世界，令流離王不知其處。佛告目連：知卿雖有此智德，神足無量，安隱舍夷國人耳。何能安處宿對人耶？於是目連禮已便退。爾時世尊與諸大眾敷演其義，欲使正法久存於世。示現宿對，永不可避。大眾聞其

所說悵然悲泣，愍流離王當報宿緣，在於大眾而說頌曰：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

莫能於是處，避免宿惡殃。眾生有苦惱，不得免老死。唯有仁智者，不念人非惡。

眾生有苦惱者，若見他人非法之事，覺寤比丘專念五法，然後興發人意。云何為五？一者謂為前人契經不流利，二者戒不成就，三者定意不具，四者愚無點慧，五者諸漏不盡。是故說曰：眾生有苦惱，不得免老死也。唯有人智者，欲止彼人當自謹慎，己自為穢，復止他者，為人所譏。嗤其所為，是故智者終已遠離。縛中牢者，莫若緣對縛處，在泥犁，無有繫縛者。隨罪輕重，各受其報。是故說曰：唯有仁智者，不念人非惡也。妄證求賂，行己不正，怨譖良人，以枉治士罪縛斯人。自投在坑。

妄證求賂者，或有眾生不自量己，內不思惟，恒求人短，見非則喜，見善不從。所行眾事，以邪為正。是故說曰：妄證求賂，行己不正也。怨譖良人者，或有良善之人，意在貪學，衣不蓋形，食不充口。為愚者所輕，障塞其德，不使顯現。緣是致咎，復當經歷百二十六地獄。從一地獄至一地獄，其中受苦不可稱計。以融銅為食，以釜湯為室，以膿血為盛饌，以髓腦為脂澤。畢彼罪已來入畜生，受形若干，志趣不同，或高或下。食以芻草，擔負重載，皆由先世抵突所致。若生餓鬼，以空氣充腹，以鍼刺腹內，氣泄出尋還滿腹，猶如羅縠，觀空表裏悉現。是故說怨譖良人，以枉治士也。罪縛斯人者，行對追身如影隨形，奔趣五道，涉苦無量，所至到處不離。

四縛五結，設處為人，恒在牢獄，繫閉，身被考掠，求死不得。是故說曰：罪縛斯人，自投于坑也。

夫士為行，好之與惡，各自為身，終不敗亡。夫士為行者，一切有形眾生之類，心念口言，身口意行，是故說夫士為行也。好之與惡者，或善不善，若好若醜，若苦若樂，或苦痛樂痛。斯名善惡，皆由行興。是故說好之與惡也。各自為身者，人為善惡，若苦若樂，若好若醜，盡當受報。無免之者。善生天上，惡入地獄。是故說各自為身，終不敗亡也。夫善惡之行，猶形影相追，受對由行，終不毀敗。正使天焦地融，須彌崩頽，海水枯涸，日月墮地，星宿凋落，善惡之報，終不毀敗。於是頌曰：動轉屈伸，影常親附。或起或住，不離其形。不但影隨，形亦隨影。猶行善惡，終不相離。是故說終不敗亡也。好取之士，自以為可，沒取彼者，人亦滅亡。好取之士者，夫人自善其身，不當念彼長短。亦莫譏別擇地取要，若詭欺於人，虛妄不實。於百千生，沒彼生此，恒為人欺，展轉受報，不離縛著。隨本作行，今受其報。如種果樹，苦得苦果，甜得甜果。善惡之報，亦復如是。善受天福，惡報地獄。是故說曰：好取之士，自以為可，沒彼取者，人亦沒亡也。

作惡不起，如兵所截，牽往不覺，己墮惡道。後受苦報，乃知前習。作惡不起者，愚人思慮不與善俱，晝夜興想，殺盜婬嫉，犯十惡行。是故說作惡不起也。如兵所截，終不還變，有迴顧心，何以故爾？愚人自作是念，檀越施主，素自貧賤，慳嫉之人，反更富貴。是以愚者見此譏變，執意遂堅，心不開悟。是故說曰：作惡不起，如兵所截也。牽往不覺，己墮惡道者，不知現世後世所作善惡，諸不善行，不慮後當無有覆護。是故說曰：牽往不覺，己墮惡道也。後受苦報，乃知前習者，昔有居士，墮惡道也。後受苦報，乃知前習者，昔有居士，戒勅家人，以雉為食，先持雉肉，著釜中，然後方覓火煮之。不覺蛇墮釜中，居士食法要當問師。師曰：此不可食。不從師教，遂便食之。經宿蛇毒內發，方更問師。師曰：不從我命，知當如何。爾時醫師向彼而說頌曰：貪味遂食毒，不從吾往言，為毒之所困。後乃自覺悟。爾時世尊告眾會人，當為是離是。夫人為惡，死入地獄，修行善者，受彼天福。然此眾生者，有來久不計，無常遷變之事，不受如來真實至教，謂惡為善，以是為非。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愚心不開悟，習惡不從吾。受苦地獄痛，後乃憶真教。後受苦報，乃知前習者。地獄燒炙痛，餓鬼飢饉苦。畜生常重苦，是故說曰：後受苦報，乃知前習也。

兇人行虐，沈漸數數，快欲為之。罪報自然。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拘薩羅國波斯匿王，在閑堂空室，自生想念。何等眾生不自念己？時王復重思惟，諸有身口意念惡顛倒者，是謂斯人不自念己。云何眾生而自念己？若有眾生身口意行清淨，是謂斯人為自念己。爾時王波斯匿，即從閑堂靜室起，即嚴駕羽寶車，將諸營從，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須臾退坐前，白佛言：向在

閑堂靜室自生心念何等眾生自念己何等眾生不自念己時我世尊復重思念諸有身口意念惡顛倒者是謂斯人不自念己云何眾生而自念己若有眾生身口意行清淨是謂斯人為自念己爾時世尊告波斯匿曰如是如王所言諸有身口意行不清淨者其人則不自念己若有身口意清淨者則為自念己所以然者大王當知諸有不自念己為自減損興不善法諸有身口意行清淨者則自為己所以然者以其人修清淨行故爾時尊者馬聲便說斯偈

夫人習惡者

不慮後世緣 為惡自受殃 殃身永不滅

是故說曰兇人行虐沈漸數數快欲為之罪報自然者所生之處受其惡報生地獄中榜笞無量餓鬼中愚惑為苦生畜生中償罪為苦若生人中行缺為苦是故說曰快欲為之罪報自然也

凡人為惡不能自覺 愚癡快意 後受鬱毒 凡人為惡不能自覺者凡夫愚人恒懷愚惑恣情為惡不能改更亦不知後受其報猶如有人行過山嶮兩邊峻峻閉眼而過不知身危或致命終此凡夫人亦復如是生盲無智亦不知後當受報是故說曰凡人為惡不能自覺也愚癡快意後受鬱毒者有智之士明眼視瞻猶如一趣之道有大火坑行人經過先不諳道明者指授語行人曰中道有大火坑不得經過卿等可於此息意勿復前行諸人意勇不信其語各共進前皆墮火坑受痛甚苦號天喚呼悔亦無及自相謂言智人所

勅不從其教今受苦痛知當訴誰此眾生顛倒亦復如是一向趣人道為智人所訶止道多艱難有鬱毒痛卿等設欲前進必遇此患不免其難是故說曰愚癡快意後受鬱毒也

夫人行惡 還自熾然 啼泣流面 後受其報

夫人行惡者純惡不善不念不喜是故說夫人行惡也還自熾然者若人懷變悔心知有愁憂之惱晝夜憂思以致煩熱是故說曰夫人行惡還自熾然也啼泣流面者晝夜悲泣逢頭亂髮舉聲悲泣是故說啼泣流面也後受其報者酸苦無量不可愛樂兼有愁憂苦惱艱難無數憂慮百千是故說後受其報也

吉人行德 相隨積增 甘心為之 福應自然

吉人行德者猶如有人行應得至為天人所恭敬歎譽其德稱揚善名四遠皆聞無數諸人皆來供養是故說吉人行德也相隨積增者晝夜喜慶無有憂愁心意歡悅無有煩熱是故說相隨積增也甘心為之福應自然者若生天

身福應自然宮室百億五色玄黃快樂無極若生人間五樂自娛作倡伎樂以自歡悅心意怡然不興亂想是故說甘心為之福應自然

戲笑為惡 已作身行 號泣受報 隨行罪至

戲笑為惡者善惡之行皆有輕重身口意造非獨一類或依己身戲笑為惡觸燒眾生不安其所或以瓦石刀器共相傷害或合會彼此由致鬪訟猶如世人好喜鬪羊鬪雞鬪駝鬪牛鬪人鬪象或以罵詈來往見以歡喜不能自勝若其壽終啼哭受苦是故說戲笑為惡已作身行號泣受報隨行罪至也

惡不即時 如犂牛乳 罪在陰伺 如灰覆火 惡不即時者夫人造行報不即應昔有異國生即應草若以彼草著乳中者即成為酪不移時節是故說曰惡不即時如犂牛乳也若不爾者其義云何答曰愚者被燒然後乃悟罪在陰伺如灰覆火者猶若以灰覆火人不覺足往蹈之漸漸熱徹乃知燒足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當行惡時甘心悅豫若壽終後身墮惡道五毒加治乃自覺悟方知罪至是故說罪在陰伺如灰覆火也

惡不即時 如彼利劍 不慮後世 當受其報

惡不即時者或有眾生習其惡本壽經百年自恃年壽謂為無罪自相謂言人之為惡皆謂有罪我躬行之方便延壽諸有屠兒獵師自興誹謗謂沙門瞿曇行不真實好行妄語虛辭萬端教勅弟子言諸有殺生傷害人物者身壞命終當入地獄畜生餓鬼受苦無量是故世尊躬說偈曰

為惡不自覺 至惡知惡至 受惡惡根原

為惡不自覺 至惡知惡至 受惡惡根原 時彼屠兒聞佛所說猶不改更是故說曰惡不即時如犂牛乳不慮後世當受其報報對卒至乃知為惡復當經歷地獄餓鬼畜生是故說不慮後世當受其報也

如鐵生垢 反食其身 惡生於心 還自壞形

如鐵生垢者猶如淨鐵及明淨鏡瑩治淨潔無有塵垢然其人藏隱不牢或在土中或在濕地便生重垢觸便碎散不任本用猶如利刀人所愛敬恒自防備不離其身中便忘誤安置不牢便生塵垢本鐵不存追惟此刀乃無有價

一朝壞敗不可任用。是故說如鐵生垢反食其身也。彼修行人亦復如是。為貪欲所覆閉。不慮後世殃。豐眾惱。與惡知識從事。不以善為友。緣是故殃。自毀其根。不修梵行。姪姪不淨。已自招患。而受其報。是故說曰。惡生於心。還自害形也。

●出曜經卷第十一

出曜經卷第十二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信品第十一

信慚戒意財

斯道明智說

是法雅士譽

如是昇天世

信慚戒意財者。世儻有人。族姓男。族姓女。有此信財。慚愧戒意財者。便為億百千眾生於中獨尊貴。為人所敬。眾生樂從。不能去離。是故說曰。信慚戒意財也。是法雅士譽者。諸佛世尊及辟支佛。皆逮度無極。眾行不缺。為賢聖所譽。是故說是法雅士譽也。斯道明智說者。明智之人。聰明點慧。能演其道。暢說旨要。云何名為道。道者是誰。所謂道者。無形無聲。尋迹不可覩。智者所履。非愚所習。清淨所修。非穢濁所行。是故說曰。斯道明智說也。如是昇天世者。人欲求福安處。無為。有信。有慚。聞施。慧智。皆生天路。或有人偏有信。因信生天者。其福不廣。或以慚愧。因慚愧生天。或以戒。因戒生天。或以聞。因聞生天。或以施。因施生天。或以慧。因慧生天。其福不廣。受福微少。蓋不足言。或有眾生。但持戒生天者。唯有一天

女一伎樂。己身為三。或有諸天共一器食。若持一行而生天者。舉手食黑。覆口食之。若眾行具足而生天者。舉手食白。在眾顯現。而不匿藏。眾戒具足。慚愧戒聞。生彼天者。玉女營從。不可稱計。七寶宮殿。所欲自恣。作倡伎樂。極自歡悅。是故說如是昇天世也。

愚不修天行

亦不譽布施

信施助善者

從是到彼安

愚不修天行者。慳嫉妬疑。意性局短。無惠施心。亦復不造後世良祐福田。復無勇猛諸善德本。是故說曰。愚不修天行也。亦不譽布施者。愚癡之人。自不布施。見施便怒。好修惡業。不行善法。習近愚法。如所說。愚不好施。智者所忌。愚人執心。意性剛強。雖欲惠施。意終不悟。慧人分別知之。不要。是故說曰。亦不譽布施也。信施助善者。智人財施。意不怯弱。信施受福。慳嫉為病。是故說曰。信施助善者也。從是到彼安者。若從此間。上昇於天。天上獨王。生於世間。豪貴無極。由是自致。入滅盡泥洹。無有生老病死諸患。寂然永息。亦不著斷。是故說曰。從是到彼安也。

信者真人長

念法所住安

近者意得上

智壽壽中賢

昔佛在阿羅毘鬼界處。彼國中時有暴鬼名阿羅婆。恒噉生人。日數十人。奴婢悉盡。時彼國界人民。自相謂言。我等為此惡鬼所食。死者狼籍。在者無幾。我等宜可求謝彼鬼。家家以次日送一人。供彼厨宰。然後乃有生路耳。時彼人民。如其所言。求鬼得恩。日送一人。先遣奴婢。無復遺餘。次遣兒息。時有那憂羅父長者。素尠兒息。即日生一男兒。顏貌殊特。世之希有。面如桃華。視之無厭。次應食鬼。復是其日。時彼長者。饒財多寶。象馬七珍。不可稱計。金銀珍寶。車馬璫珊。琥珀水精琉璃。無價寶物。充滿庫藏。長者躬自在街巷。求買奴婢。以供彼鬼。而不能得。爾時長者。向天地諸神。自歸求哀。奈何亡我所天。吾今日唯生一子。滿我誓願。今日次食彼惡鬼。復遙歸命如來。世尊當見哀愍。拔斯苦難。爾時世尊。三達六通。知長者心意。煩熾無所恃怙。以其神力。至彼鬼界。正值阿羅婆鬼大集。鬼眾至四王所。時有訶陀羅鬼。將乘虛過。彼鬼界上。盡其力勢。不能得過。內自思惟。計吾力勢。能移山飛岳。倒覆天地。神力所接。無所罣礙。吾常由此。經過亦無艱難。今日何為有此躓頓。即從空下。遶三匝。便退而去。到彼大集鬼界。語阿羅婆鬼曰。汝今賢士。快得善利。所以然者。瞿曇沙門在汝界住。惡鬼聞已。瞋恚與盛。心口自語。吾行不在。便為沙門所見。輕易語彼。訶陀羅鬼曰。吾今還家。與沙門共鬪。設我得勝。則無沙門。若我不如。便當自喪。不行於世。阿羅婆鬼將軍。還詣本界。到已語世尊曰。速出沙門。不須停住。如來如其語出。還入沙門。如來如其語入。如是至三世尊告曰。吾以從汝意。三出入。更有進退。不從汝意。鬼曰。世尊。若沙門不出者。當問沙門義。若不報義者。當破沙門腹。而飲其血。當使沸血。從面孔出。當捉汝臂。掉著江表。如來告曰。吾亦不見沙門。婆羅門

梵魔眾聖天若非天能破我腹及使沸血從面孔出汝欲問義者今正是時吾當與汝一分別即以說偈問如來曰 人業何者上一何行致歡樂 何要出要者 何壽壽中上世尊以偈告曰 信者真人長

念法所住安 近者意得上 智壽壽中賢

時彼阿羅婆鬼聞佛真實之義心開意解即前五體投地自歸如來我今自歸大沙門足下歸命法歸命比丘僧自今已始不復殺生願為優婆塞世尊告曰善來賢士可從如來修奉五戒於現法中獲無量果報鬼白佛言自受鬼身以來恒食生人不食死人肉血設當修奉五戒者云何得全其命佛告鬼曰去此直北有無量眾生彼國常儀國主大臣父母宗族有死亡者以刀畫面或畫胸膺血出如涌泉汝可食之又不得戒得全性命即受五戒為優婆塞盡其壽命不得殺生亦不念殺亦不教人殺能者報曰優鼻為優婆塞盡其壽命不得不與取不得念取不得教人取能者報曰優鼻為優婆塞盡其壽命不得姪姪犯他妻婦不得教人姪姪能者報曰優鼻為優婆塞盡其壽命不得妄語不能教人妄語鬪亂彼此能者報曰優鼻為優婆塞盡其壽命不得飲酒不得嘗酒不得教人飲酒能者報曰優鼻時阿羅婆居士那憂羅父躬抱其兒沐浴澡洗更著新衣將來至鬼界付與鬼將軍爾時彼鬼受已付佛佛復受已復付其父以其手相付字曰手寶由兒因緣故說此偈信者真人長念法所住安近者意得上智壽壽中賢也

佛契經說告諸比丘若見豪貴長者饒財多寶七珍具足無所缺乏當念親近微說道教論施論戒生天之德如此眾行信為原首是故說曰信為真人長也念法所住安者念法之人當受快樂樂有二義一者世俗樂二者第一義樂世俗樂者天上世間第一義樂者賢聖四禪以為樂也念法之人獲此二樂是故說曰念法所住安也近者意得上者生死流轉周而復始唯貴信義真實為上若人妄語生輒宗族不和穆死入地獄千具犁牛而耕其舌生餓鬼畜生苦惱無量設生為人恒被誹謗言不信用是故說曰近者意得上也智壽壽中賢者受諸果證於世無限永捨生死壽前進賢聖之壽賢聖壽者心常遊在百千定意應機之辯問便能報是故說曰智壽壽中賢

信財乃得道 自致法滅度

善聞從得慧 一切縛得解

信財乃得道者賢聖無疑信終不離三寶一向念佛修羅漢業至心念佛所造功德若人信心向百須陀洹向百斯陀含向百阿那含不如信心向一阿羅漢信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皆得生天信阿羅漢者則信泥洹徑路是故說信財乃得道自致法滅度也善聞從得慧者承受師教從本至竟究暢義味執義思惟不失本際昔有一比丘名婆耶羅好習奇異搜求妙術從師受法義理不失比丘學術未盡師法師外遇客醉酒還歸却踞其床床脚即折恐師顛倒以身擔床終竟一夜至曉問其弟子卿作何等弟子答曰師昨醉歸踞其床床脚

折弟子以身擔床耳師感其意我有技術盡當教卿終不惜也技術已備師復試其意師飲鹽湯即吐在地使弟子食之弟子即欲食之師捉止之卿術已成吉無不利方憶佛語教誡之言善聞從得慧信哉斯言一切縛得解者盡能斷諸七使九結諸縛持入十二因緣永盡無餘已捨已離是故說曰一切縛得解也

信之與戒 慧意能行 健夫度悲 從是脫淵 信之與戒者彼修行人執信守戒持心無亂想具足二業者便為眾生所見尊奉在大眾中獨步無匹猶如滿月處在眾星若有親近修篤信心所生之處多饒財寶象馬七珍無所渴乏斯由信心難沮壞故設復行人守戒不缺懷抱翫習晝夜孜孜猶人抱劍履冰守護禁戒無所缺漏便為無數眾生而為上首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是故說曰信之與戒也慧意能行者身口意無所傷損思惟止觀攝諸亂意如來說偈三業具足端坐一意多誦無厭執事勤佐是謂三復有三業一者惠施二者持戒三者思惟是謂三信者屬施戒攝不殺定攝思惟是故說慧意能行也健夫度悲者健夫者謂立根得力已入賢聖境怨恨悲怒永息不生內外清徹猶天琉璃所作已辦更不處胎眾智具足內已潔淨外化無倦是故說曰健夫度悲也從是脫淵者能具此眾德者斯人希有所以然者以其脫縛著故正使命終名稱遠布是故說從是脫淵也 信使戒成 亦壽智慧 在在能行 處處見養 信使戒成者誰成就信戒答曰賢聖人須陀

瑚琥珀充滿庫藏。何為盜竊人物。斯言善矣。當順其教。即白佛言。願身自歸。當受佛戒。盡其壽命。不犯盜戒。佛復告長者。若有眾生。不犯盜者。則於一切眾生。慈心覆蓋。亦無恐懼。是謂第二施也。佛復告長者。不得姪姪。犯他妻女。若有眾生。持不姪戒者。則於一切眾生。慈心覆蓋。亦無恐懼。是謂第三大施。長者自念。已無妻者。則犯姪姪。吾今家內。姪女營從。動有萬數。意欲幸納。意猶不遍。況當犯他妻女。斯言善矣。當順其教。即白佛言。願身自歸。當受佛戒。盡其壽命。不犯姪姪。佛復告長者。若有眾生。不犯姪姪。則於一切眾生。慈心覆蓋。亦無恐懼。是謂第三大施也。佛復告長者。不得妄語。是謂第四大施。長者自念。夫人處世。所以妄語者。以其貧賤。不能自存。是以虛稱。詐逸詭調。為業。故妄語耳。吾今家內。積財無數。居一億里。豈當妄語耶。斯言善矣。當順其教。即白佛言。願身自歸。當受佛戒。盡其壽命。不犯妄語。佛告長者。不犯妄語者。則於一切眾生。慈心覆蓋。亦無恐懼。是謂第四大施。佛復告長者。不得飲酒。是謂第五大施。長者自念。夫人飲酒。三十六失。亡國破家。莫不由酒。若我飲酒。客來煩鬧。又損我酒。加致鬪亂。斯言善矣。當奉佛教。即白佛言。願身自歸。當受佛戒。盡其形壽。不犯酒失。佛告長者。若有眾生。不犯酒者。則於一切眾生。慈心覆蓋。亦無恐懼。是謂第五大施。時彼長者。內自思惟。如我外道異學。內禁所犯。若弟子事師。承受教誡。不問多少。要當報恩。供養財寶。給其所須。躬自入庫。選擇白

鬻。取不妙者。欲以獻佛。其所選者。捉輒極妙。如是數十反覆。不能得弊者。心口共爭。慳貪深固。意不開解。正值爾時。阿須倫與忉利天共鬪。或阿須倫得勝。諸天不如。或諸天得勝。阿須倫不如。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諸天阿須倫共鬪。復見長者。施心慳心共爭。或施心得勝。慳心不如。或慳心得勝。施心不如。爾時世尊。便說斯偈。施與鬪共集。此業智不處。施時非鬪時。速施何為疑。最勝長者。聞如來說偈。內懷慙愧。即出白鬻。跪受呪願。爾時世尊。漸與說微妙之法。講論妙行。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大患。長者聞已。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得法獲法。法法成就。分別諸法。於如來法。逮無所畏。即從坐起。頭面禮足。前白佛言。自今已始。願為優婆塞。盡形壽。不殺。如來默而可之。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受三自歸命已。如來即從坐起而去。佛去不久。弊魔波旬。化作佛形。像來至長者家。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紫磨金色。圓光七尺。長者見已。內自念曰。如來向出。還其何速。敬意如見佛。而為禮之。不審如來。有何教誡。偽佛告曰。吾謂長者。高才博智。分別機趣。諦念長者。愚惑無智。吾向所說。四諦者。實非真諦。斯是顛倒。外道所習。長者尋覺。知為詐偽。即報之曰。止。止。勿語。吾獲慧眼。立牢固地。正使汝化。億千萬身。來至我所。欲使退轉。我心者。其事不然。豈當以螢火之光。與日競明。田家埠阜。欲比須彌。鴉鷲。烏鵲。金鳥。並飛。以汝穢形。欺詐偽身。

設是幻師。不應久停。若是波旬。宜速還歸。弊魔波旬。聞是語已。慙形愧影。即還復身。復道而去。若有眾生。信戒成就。終不為魔所沮也。況當須陀洹。斯陀含。有退還乎。此事不然。住凡夫地。未入道檢。見此幻形。則有退轉。則不成就。凡夫人者。先成而後退。是故說信使戒成也。亦壽智者。能究竟施。其間不有亂想。須陀洹。見諦所斷。八十八使。以施心永斷。無餘。除欲界七死。七生。色界無色。一死。一生。其餘生者。永盡無餘。斯陀含者。以施心見諦。所斷八十八使。姪怒癡薄。除欲界一死。一生。其餘生者。永盡無餘。阿那含。三界見諦。所斷結。欲界。思惟所斷。結。以施心永盡無餘。捨欲界。生。除色界無色界。一死。一生。其餘生者。永不生也。無復慳嫉。意不想念。貪著世榮。眾智具足。壽不中天。是故說亦壽智慧也。在在能行者。慧人。執行以教化。為本意。欲所適。東西南北。輒有所益。興起佛事。是故說在在能行也。處處見養者。已至彼界。便為眾生所見。供養。在在處處。分流法化。是故說處處見養也。比方世利。慧信為智。是財上寶。家產非常。比方世利者。世利謂閻浮利地人身。何以故。說世利。謂閻浮利人。以其閻浮利內。出諸佛世尊。辟支佛。阿羅漢。神仙。得道者。行度無極。人於此間。身行善口。意行善。復於此間。信根成就。知有佛法僧。無復愚惑。染世塵勞。正使壽終。後無遺患。是故說比方世利也。慧信為智者。有信有智。則能具足。八十千行。信御心本。智瓔珞身。信致大富。智成果證。是故說慧

信為智也。是財上寶者。寶中真者。謂智慧寶也。最勝最上。無有過者。極上微妙。不可譬喻。為比。是故說是財上寶也。家產非常者。世財雖多。會有衰喪者。石室城內有三居士。一名闍利異姓人也。二名晡陀滿。三名婆波那。此三人親兄弟也。多財饒寶。財產無極。象馬七珍。無所乏短。縣官盜賊。水火災變。不能侵欺。有一婆羅門。持伊羅鉢龍齋。冀望富貴。饒財多寶。時龍現身。語婆羅門。汝今何為勤身苦體。食風飲露。斷穀除味。在此持齋。為何所求。婆羅門報曰。所以在神泉與龍齋者。冀望大富。獲致珍寶。龍王報曰。汝不聞乎。吾有二號。一名伊羅鉢。二名財無厭。既名無厭。復從吾有所求耶。婆羅門報曰。設不惠者。便於此命。終不能徒還。龍王即出紫磨好金。以報婆羅門。石室城內有豪富長者。出自天竺。姓某字某。汝往至家。以此金與從彼求財。時婆羅門得金。便去。至彼長者家。出金示之。長者見金告語。藏之。勿令人見。將詣內館。召諸五親。此人遠送斯金。與我。五親飲食歡娛。藏金庫內。庫中雜物。盡沒入於地。還彼龍庫。不但一家。左右七家。財物亦復盡沒於地。聲聞外布。徹彼三居士。復聞龍王與梵志金。至石室城。使七豪貴人。庫藏盡沒入於地。還至龍宮。時三居士自相謂言。我等三家。資財無數。庫藏充滿。以法獲致。不枉濫人。終不為水火盜賊。王法所奪。國人聞之。謂為誇談。言與行違。普共聚集。詣彼三家。問居士曰。七家財寶。盡入龍宮。聞卿三人。自相謂言。家業財寶。以法獲致。不攬人

物。以何為證。可得知不。時三居士。各出十斤。分為六段。將諸人民。及七家亡失財主。往至龍泉。以金投泉。水皆涌沸。猶如鑊湯。龍王驚懼。即遣龍女。出金還歸。報謝使還。順法財者。以理成辦。終不為水火盜賊。所見侵欺。非義財者。枉濫人物。得以非道。便為盜賊。水火王者。所奪。彼七家者。即是其義。是故說家產非常也。欲見諸真。樂聽講法。能捨慳垢。此之謂信。欲見諸真者。若有信心。堅固。往見賢聖。造諸精舍。塔寺。禮觀高德法師。問訊聽受。樂聞講法。如契經所說。若有人著俗樂家。無所乏。造者。便有五闕。云何為五。於是其人。樂以家里談論。若至眾中。便聞師教。夫人執行。應當賢聖。默然。其人心悔誓。不至眾。吾所好樂者。眾人見呵。於我無益。復至眾為。以不至眾。便不見聖。以不見聖。便不聞法。以不聞法。便墜。凡夫趣三惡道。是謂斯人。於賢聖律第一闕也。復次。斯人意所愛欲者。常自在前。會至眾中。聞諸法師。說其滓穢。其人心悔誓。不至眾。吾所好樂者。眾人見呵。於我無益。復至眾為。以不至眾。便不見聖。以不見聖。便不聞法。以不聞法。便墜。凡夫趣三惡道。是謂斯人。於賢聖律第二闕也。復次。斯人知親遠行。心常愛敬。行至眾中。便聞師教。遠遊妨樂。知親企望。離師離眾。不至究竟。其人心悔誓。不至眾。吾所好樂者。眾人見譏論。於我無益。復至眾為。以不至眾。便不見聖。以不見聖。便不聞法。以不聞法。便墜。凡夫趣三惡道。是謂斯人。於賢聖律第三闕也。復次。斯人知親為眾擯棄。行至眾中。便聞師教。誨

責知親。其人心悔誓。不至眾。吾所好樂者。眾人見譏論。於我無益。復至眾為。以不至眾。便不見聖。以不見聖。便不聞法。以不聞法。便墜。凡夫趣三惡道。是謂斯人。於賢聖律第四闕。復次。斯人知親命終。追慕悲哀。不離食息。行至眾中。便聞師教。身死神離。當更受胎。其人不信。謂為永滅。其人心悔誓。不至眾。吾所好者。其人譏論。於我無益。復至眾為。以不至眾。便不見聖。以不見聖。便不聞法。以不聞法。便墜。凡夫趣三惡道。是謂斯人。於賢聖律第五闕也。是謂五闕。不至大眾之所致也。是故說曰。欲見諸真。樂聽講法也。能捨慳垢者。垢中深者。慳嫉為首。染污人心。不至於道。止人施心。斷諸德本。皆由慳嫉。若彼行人。心如死灰。持意如地。設遇財寶。終不貪欲。計彼財物。瓦石不異。唯信於道。不習顛倒。是故說能捨慳垢。此之謂信。信能渡河。其福難奪。能禁止盜。野沙門樂信。能渡河者。信直至心。所向無礙。如所說。近行若遠遊。為人所誑。前實艱難。欺言無患。斯人信已涉路而進。雖遇艱難。通達無患。有一直信人。欲渡江水。已至岸。所問行人曰。水為深淺。答曰。齊踝而已。執信而渡。實如所言。正使斯人。戢信命終。所生之處。無違言者。眾人敬奉。言是福人。是故說信能渡河也。其福難奪者。昔有一人。犯於王法。家產諸物。盡沒於官。王勅其人。送汝家產財簿。盡詣於官。其人齎福德名簿。送詣於官。王問其人。吾勅汝送家產財簿。乃送福德簿耶。其人報曰。後身家產簿者。此簿是也。今身家產簿。隨王所錄。王

聞斯語心開意悟息而不錄。是故說其福難奪也。能禁止盜者。昔舍衛城裏有一長者篤信三尊。慈仁惠施。苞育眾生。調諸窮乏。時天暴雨。電雷霹靂。盜竊忽至。劫掠財物。長者尋覺。語彼賊曰。汝莫持去。吾欲與沙門。賊聞斯語。眼則隨闇。手便不舉。賊帥相告。尋退而去。是故說能禁止盜野沙門樂。

沙門數至。智者所樂。及餘篤信。其間歡喜。沙門數至者。見沙門者。心開意解。給施所須。隨時問訊。四事供養。衣被飯食。床褥臥具。病瘦醫藥。是故說沙門數至智者所樂也。及餘篤信者。比近村落。見其造福。皆佐歡喜。普共修善。是故說及餘篤信也。其間歡喜者。或從遠來。躬自親奉。同發歡喜。出入行來。觀其威儀禮節。是故說曰。其間歡喜也。

若人懷憂。貪他衣食。彼人晝夜。不得定意。若人懷憂者。昔佛未出世時。爾時九十九種。道皆興盛。如來出世。眾邪自滅。弟子翼從。皆得供養。外道異學。內懷憎疾。發心妬忌。見人得利養者。煩怨苦惱。誹謗而行。是謂外道。生嫉心也。或復有人。於內法中。雖復出家。染道不精。勤於道外。像持律內行不純。見人得利養者。興嫉妬心。吾亦出家。汝亦出家。汝獨受福。吾不得養。猶二羅漢。功齊行滿。俱無增減。一人招致利養。追身不離。一人家家乞求。不自給足。便自生念。興相似疑。吾獨何為。不見供養。彼獨何福。恒受利養。無垢道心。猶尚興想。況於凡夫。能不生嫉。唯有得佛三界特尊。毀辱之。不以憂憾。供養者。不以加歡。持心

如地亦無增減。是故說若人懷憂。貪他衣食。彼人晝夜。不得定意。

若人能斷。盡其根原。彼人晝夜。而獲其定。若人能斷者。畏將來罪。不生後世緣。盡其根原。無復生兆。此亦如是。若能斷意根本。所念晝夜安隱。定意不亂。心之所念。隨意即至。是故說若人能斷。盡其根原。彼人晝夜。而獲其定也。

無信不習。好剝正言。如拙取水。掘泉揚泥。無信不習者。亦不親近。亦不承事。言談往反。設共從事者。善法有減。增諸不善。如拙取水者。從高山求。唐勞其功。不獲致水。正使掘地。得水揚泥。不可任飲。是故說無信不習。好剝正言。如拙取水。掘泉揚泥。

賢夫習智。樂仰清流。如善取水。思冷不擾。賢夫習智者。賢夫者。謂佛弟子。常當親近。承事供養。隨時瞻視。不使有乏。便獲大福。戒身未具者。便能具足。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見慧身。猶如有人。渴愛於法。晝夜思慮。唇口焦爛。追尋不捨。猶水澄清。冷而不濁。彼修行人。亦復如是。眾德具足。慈悲四等。恩及一切。廣及眾生。不自為己。穢濁結使。已盡不生。陰持入熱。無復根本。更受冷陰。無復熅氣。是故說賢夫習智。樂仰清流。如善取水。思冷不擾也。

信不染他。唯賢與仁。非好則遠。可好則學。信不染他者。染者為沈。重結使。姪怒癡。具足入骨徹髓。如此染者。常當遠離。所以然者。以其患重。不可習故。是故說曰。信不染他也。唯賢與仁者。以得仙道。離世八業。修行清淨。己身無染。復不染他。所以然者。以其染本不可近故。是

故說唯賢與仁也。非好則遠者。斯是弊友。遠之如捨廁。如避惡狗。奔逸暴牛。如離惡馬。狂醉之象。如避姦道賊寇。是故說非好則離也。可好則學者。如此人等。皆是賢聖奉律之人。可敬可貴。天人所尊。猶澄清水。冷而且甘。猶人渴乏。求毘沙門。獲致財寶。無所患恨。猶人須華。當詣園圃。須珍寶者。當詣大海。是故說可好則學也。

出曜經卷第十二

出曜經卷第十三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沙門品第十二

截流而渡。無欲如梵。知行已盡。逮無量德。截流而渡者。流者結使之本。漏出色聲香味。細滑意法。猶如江河。諸流盡趣于海。凡夫結使。亦復如是。漏出塵勞。色聲香味。細滑意法。彼修行人。執智慧劍。斷而使住。不復漏出。結使纏縛。是故說截流而渡也。無欲如梵者。思惟斷欲。猶如梵志。晝夜精勤。勞形苦體。曝露屍骸。日夜翹足。仰事日月。願生梵天。受彼天福。為梵豪尊。便於此間。專精一意。思惟斷欲。修清淨行。是故說無欲如梵也。知行已盡者。無欲之人。內外清淨。練精其心。無復塵垢。是故說知行已盡也。逮無量德者。如此之人。受供無量。施一切凡夫人。不如施一須陀洹。所以然者。畢當盡一切生死。更不處三有。故斯陀含。阿那含。眾行具足。功德無量。施百須陀洹。不如施一斯陀含。施百斯陀含。不如施一

阿那含是故說速無量德

智者立行 精勤果獲 行人執緩 轉更增塵
智者立行 或時誦習精微 入定坐禪誦經 佐
助眾事 執意勇健 不懷怯弱 晝夜孜孜 不懷懈
倦 是故說智者立行精勤果獲也 行人執緩者
夫人出家要猶精勤 晝則經行 夜則禪定 不能
順從佛教 佐助眾事 禮拜塔廟 方更懈怠 不
勤三業 遂墮凡夫 不至究竟 是故說行人執緩
也 轉更增塵者 凡夫人行不牢固 姪怒癡增 以
出家學受他信施 不能思惟道德 方更虛論 萬
端 行不真正 不誦習受 是故說轉更增塵也

夫行舒緩 善之與惡 梵行不淨 不獲大果
夫行舒緩者 人欲建行要當究竟 所願畢果
終不中退 然彼行人 心意舒緩 不能究竟 亦
復不能誦習 有所成辦 不坐禪誦經 佐助眾
事 是故說夫行舒緩也 善之與惡者 人欲習
行為善為惡 要當建志 必果所願 意欲趣善
必成其善 意欲趣惡 必成其惡 習垢多者 結
使隨之 習善多者 結使尋滅 或復苦行 具諸
威儀 勞形苦體 曝露屍骸 仰事日月 五火自
炙 臥寢荊棘 斷穀服氣 或食果麻 欲成所願
是故說善之與惡也 不淨梵行者 或復持戒
模質 天福求生 梵天 或求帝釋 六天魔王 復
以戒福 求作聖王 典主 四域 是故說不淨梵
行也 不獲大果者 果中上者 解脫果也 最上
最尊無與等者 但受報果 不受證果 是故說
不獲大果也 譬如執薙草 執緩則傷手 沙門
不禁制 獄錄乃自賊 猶如學術 戰鬪相勢 乘
馬御車 飛輪擲索 撥橋馬蹈 比當了知 復當

次學在家田業 收拾藏舉 望風燒野 刈刈苗
穀 知草剛軟 剛者牢執 緩則傷手 軟者緩持
無所傷損 是故說譬如執薙草 執緩則傷手
也 沙門習行 亦復如是 習戒不牢 違失禁法
或修或捨 若有學人 先不學戒 入定徑路 分
別慧明 或全失戒 本或漏脫 半皆由不隨善
知識 習近惡知識 便生地獄中 是故說沙門
不禁制 獄錄乃自賊也

譬如拔薙草

執牢不傷手

沙門禁制戒

漸近泥洹路

譬如執薙草者 凡學之法 當盡師術 才伎六
藝 盡當備具 猶如戰鬪 當有戰具 安腳定心
手執弓矢 隨意所趣 必果其心 及獲家業 收
拾藏舉 薙草苗穀 亦復如是 是故說執牢不
傷手 沙門禁制戒 漸近泥洹路也 沙門持戒
難動如山 不可移轉 不為外邪所見 沮壞 已
離惡知識 與牢固善知識 從事 知泥洹所趣
斯亦復是 沙門禁制戒 盡泥洹也

難曉難了 沙門少智 多諸擾亂 愚者致苦
難曉難了者 學道求佛 難出家 遇師難 實為
難曉 上法妙業 賢聖所學 是故說難曉難了
沙門少智者 少智人者 不得為沙門 或處在
居家 染著非 要不能捨離 或同釜竈 漏壞不
完 不能捨離 或同床褥 穢漏不淨 不能捨離
設有一婦 盲跛 憔悴 不能捨離 是故佛說 蠅
困於蜘蛛網 鳥困於羅象 困剛鑱繫 惡馬困
於策 學人觀此 已能永捨 居業 捐棄妻息 除
去五欲 永離八法 便得為道 不著世累 少智
之者 猶蠅投網 鳥入羅裏 求 出甚難 是故說

沙門少智也 多諸擾亂者 或以道心 無數百
千方 便勸語 前人 使出家 學不肯信用 心如
藕葉 水不著污 不但勸出家 亦復勸持 八關
齋 亦不信用 不但勸八關齋 彈指之頃 使念
其善 亦不信用 況能捨家 學道 此事不然 猶
如國主 赦囚出獄 牢繫罪人 厭患獄者 聞輒
尋出 如避火災 愚人 樂獄戀慕 不出 如來出
現於世 放大慈赦 又遍三千大千世界 解俗縛
著牢固之結 漸當離彼生死 其中 智人有目
之土 聞大慈赦 音者 即捨家業 出家 為道 愚
癡少福 心不開寤 染著世累 不肯出家 雖聞
赦音 不入其心 是故說多諸擾亂 愚者 致苦

沙門為何行

如意不自禁

步步數著粘

但隨思想走

沙門為何行者 修沙門法 息意不起 愚人起
惑 謂為沙門 當趣何行 於中 息心不樂 出家
是故說沙門為何行也 如意不自禁者 當禁
制 不令色聲香味細滑法 得入 猶如收苗 家
恒遮畜生 不令侵暴 如鉤調象 人心亦復如
是 恒當將御 不令色聲香味細滑法 得其便
是故說如意不自禁也 步步數著粘者 其中
行人 執意不牢 猶如輕衣 隨風東西 亦如輕
羽 得風則移 興念眾想 流馳萬端 為三想所
牽 云何為三 一者欲想 二者悲想 三者慳嫉
想 是謂三想 難御難制 去無蹤跡 來亦無形
想 為心使 求定難獲 是故說步步數著粘 但
隨思想走也

學難捨罪難
居在家亦難 會止同利難 艱難不過有
比丘出家 心恒著俗 追念家業 不修福事 中間

自念有變悔心。何為出家修沙門法。懷抱憂慮。如人遭喪。鹿驚奔走。執意多誤。心如猿猴。彼心不定。亦復如是。但念色聲香味細滑法。違失戒律。進無道心。退念家累。遂自積罪。不至永寂。是故說學難。捨罪難。居在家亦難。會

止同利難者。如契經所說。佛告比丘。僑寄他鄉難。素貧乞求難。會止同利難。汝今比丘。若造家乞者。恒自下意。莫隨彼。設得好醜。勿生是非。是故說會止同利難也。艱難不過有者。經歷地獄。有畜生有。餓鬼有。佛告比丘。汝等

所以出家者。欲斷三有。不生三有。捐棄家業。永捨妻息。皆欲滅有不願生有。汝等比丘。積有以

來。經無數世。涉苦無量。是故說艱難不過有。袈裟被肩。為惡不捐。惡惡行者。斯墮惡道。袈裟被肩者。或有人學道外被袈裟。內行不

純。昔有眾多比丘。居在山藪。無人之處。村落郡縣。追餉無量。其中比丘。貪著鮮潔。所被衣裳。極細微妙。晝夜談論。心不離欲。時彼樹神

山神。觀諸比丘。心意所趣。皆興欲想。欲制止之。即現人身而說頌曰。畏死而懷懼

假名為沙門。身被僧袈裟。如老牛長尾。爾時眾多比丘。聞天說偈。瞋恚隆盛。尋報天

曰。我等是汝老牛耶。時彼天神報道人以此偈。吾不稱姓字。亦不選擇人

其中穢行者。吾故說此人。是故說袈裟被肩也。為惡不捐者。彼修行人

成就惡法。貪欲無忌。不守護身口意。諸根不具。縱姿自由。不自收攝。是故說為惡不捐。惡

惡行者。晝夜為惡。勤而不怠。如佛說瞿曇契

經。佛告阿難。吾善逝後。當來之世。有名種姓比丘。不修立戒。習諸惡法。身被袈裟。不自禁制。是故說惡惡行者。斯墮惡者。以惡自纏。不能離惡。死後便入三惡道。是故說斯墮惡道也。

至竟犯戒人 葛藤纏樹枯
斯作自為身 為毒火所燒

至竟犯戒人者。無毫釐戒存在心懷。亦無清白之法。如彼契經所說。佛告阿難。吾不見調

達有毫釐清白法存在心者。設當有毫釐善法存在心者。吾不記調達入地獄。猶如有人

溺墮深廁。不能動轉。復有慈哀人欲濟其命。觀彼人身。頗有淨處。屎尿不污。吾欲捉而挽

出。遍觀其人。無處不污。無毫釐淨處。至竟犯戒人罪。與彼同。是故說至竟犯戒人也。葛藤

纏樹枯者。猶如薩盧好樹。枝葉繁茂。為葛藤所纏。凋落枯死。是故說葛藤纏樹枯也。斯作

自為身者。自招其禍。以自剋伐。為眾所嫉。不歎其德。是故說斯作自為身也。為毒火所燒者。北

方雪山。有草名伊羅。又天分含毒。隨風所吹。草木悉死。海水有魚。其名自害。在水岸側。臥深草

中。風吹草動。觸彼魚身。毒毒熾盛。身體浮腫。再三觸身。身壞自終。是故說為毒火所燒也。

所謂長老。不以耆年。形骸髮白。蠢愚而已。所謂長老者。不以耆年。形骸老朽。以離少壯。

不知法禁。亦復不知善惡之法。好醜進趣。亦復不知戒。與不戒。犯與不犯。不知輕重。不知

二百五十戒。威儀進趣。形熟面皺。肌皮舒緩。猶如老牛老象。雖為年至。蠢愚而已。可謂食

年非智慧年。不誦契經律阿毘曇。不觀三義。

徒自受苦。是故說所謂長老。不以年耆也。形熟髮白。蠢愚而已者。形骸已熟。命在旦夕。當往至彼閻羅王所。為王所詰。無言可對。存在世時。愚心自纏。不作善果。徒壽於世。不觀三業。是故說形熟髮白蠢愚而已。

謂捨罪福 淨修梵行 明遠清潔 是謂長老

謂能捨罪福者。生天人中。是謂為福。入地獄畜生。是謂為罪。其人已斷。更不復生。盡其根

原。不種當來有。是故說能捨罪福也。淨修梵行者。賢聖八道。亦是梵行。依此梵行。得至善

處。盡苦原底。是故說淨修梵行。明遠清潔者。彼長老者。成就老法。昔波斯匿王。治化無外

遠近。敬附六師。相率至王波斯匿所。切教王曰。沙門瞿曇。誇世自稱。謂為第一。獨步無侶。

王可造沙門所語。彼沙門。汝今瞿曇。審成無上等。正覺道耶。若彼報言。成等正覺者。王當

以此言報之。不蘭迦葉等。少出家。學年在耆艾。形熟神疲。猶不得佛道。汝今學以來。日淺

二十九。出家自云。六年苦行。云何能成等正覺乎。時波斯匿王。受六師教誡。往至尊所。

共相問訊。在一面坐。須臾退坐。前白佛言。瞿曇。沙門審成等正覺道耶。佛報王曰。如王所

言。成等正覺。不蘭六師等。少出家。學道。於今積年。形神俱乏。不能得成。無上道。況瞿曇少

在王宮。五欲自恣。不更寒苦。年二十九。出家求道。誇世自稱。成無上道耶。佛告王曰。世有

四事。最不可輕。何謂為四。一者。毒蛇瞋恚。興盛。口吐毒火。焚燒山野。有形之類。皆被其毒。

是謂一不可輕。二者。火雖小。亦不可輕。焚燒

萬物是謂二不可輕，三者比丘年雖盛壯亦不可輕，神足自在變化無常，權慧化人亦無窮極，是謂三不可輕。四者王子雖小亦不可輕，所以然者，斬斷自由，隨意出教，無不從命，是謂大王四不可輕。時波斯匿王聞佛教誠歡喜踊躍，即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是故說明遠清潔是謂長老也。

所謂沙門，非必除髮。妄語貪取，有欲如凡所謂沙門，非必除髮者，昔佛在羅閱祇城竹園迦蘭陀所，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摩竭國界快得善利，遭遇如來賢聖弟子圍繞，於此國界羅閱祇城夏坐九十日，爾時名聲徹十六大國，聞如來歎說賢聖弟子及比丘僧，國界人民倍懷歡喜，興敬供養，衣被飲食床褥臥具病瘦醫藥，有無量眾生在家窮乏，晝夜救命不能自存，見諸比丘受自然供，既自營已復無官私，思惟權宜各自相率出家為道，既為沙門不能纂修法教，誦契經律阿毘曇，亦復不坐禪誦經，佐助眾事，受人信施，論不要事，佛告諸比丘，汝等本在家時，不理家業，乏於衣裳，見諸比丘得自然供養，汝等貪著，故出家為道，形如沙門，心如餓虎，有何道德，饒潤我法，爾時如來便說此偈：世稱沙門，汝亦言沙門，形雖似沙門，如鶴伺於魚。

佛告比丘，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受他信施，謂法應爾，報應一至，億佛不救，其中利根捷疾智者，即自改往修來，承如來教，諸有鈍根不能改更，遂自招禍，是故說所謂沙門，非必除髮也，妄語貪取，有欲如凡者，汝等比丘與惡

智相應，永離善法，實非沙門，自稱為沙門，外視法服，似如沙門，如來復說此偈：

如離實不離，袈裟除不除，持鉢實不持，非俗非沙門，重雲而無雨，苗茂不獲果，比丘離比丘，如晝燈無光，是故說妄語貪取，有欲如凡。

所謂沙門，恢廓弘道，息心滅意，麤結不興，所謂沙門者，昔有愚人志性遊蕩，不別是非好惡，見數十人昇死者出城，復值眾人以香華散於死屍，時彼愚人還家寢臥，先有鬱金華裹懸於屋棟，繩解華散墮於愚人上，愚人舉聲喚家室告曰：吾今已死，何不昇我捐棄，家人問曰：汝云何為死，報曰：汝不見華散我身上乎，家室答曰：不以華散身上，謂以為死，所謂死者無出入息，身如枯木，風去火棄，神識斷去，身體剛強無所復任，如斯比者，乃謂為死，汝雖言死，像死而不死，此比丘眾亦復如是，汝今比丘像比丘，非比丘也，真實比丘者，威儀具足，見小隙畏懼，況於大者，眾行不闕，志趣三，道佛辟支佛，阿羅漢道，具足威儀戒律，如此之比，乃謂沙門，汝等剃除鬚髮，外被袈裟，內懷姦宄，所謂沙門，恢廓弘道也，息心滅意，麤結不興者，諸弊惡法，已盡已滅，更不復興，麤者謂結中根本，根本已除，則無枝葉，是故說息心滅意，麤結不興也，謂能捨惡，是謂沙門，梵志除惡，沙門執行，自除已垢，可謂為道，謂能捨惡，是謂沙門者，已息諸惡，如契經所說，佛告比丘，如人稱卿皆云沙門，沙門，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愚人皆云沙門，沙門，佛告

比丘，若應爾者，當執沙門行，若為梵志，當持梵志行，是故比丘行如沙門，亦如梵志，所以然者，沙門梵志，其行清淨，意欲所願，必如所念，云何為沙門梵志法，所謂沙門梵志法，身行清淨，或復作是念，我所作已辦已成，口意亦復如是，便得養壽，是謂沙門梵志法，梵志除惡，沙門執行，梵志修行，恒以貢高為首，自恃技術，自相謂曰：吾等婆羅門，從梵口生，剎利種者，從梵天臍生，毘舍種者，從梵天脇生，輪陀羅種者，從梵天脚生，以梵為父，貢高誇說，自謂第一，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梵志法者，其實不然，修梵行人，至竟清淨，除不善法，今諸梵志，為身招禍，畜妻養子，男女列堂，已行不純，反更稱說，吾從梵天口生，是故說梵志除惡，沙門執行也，自除已垢，可謂為道者，修行比丘，自除已垢，諸惡不善法，永盡無餘，遊戲於賢聖八品道，是故說自除已垢，可謂為道，垢有三品，上中下垢，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如此纏結，染污人心，盡當捨離，修清淨行，或有梵志，與邪見，意謂為內無塵垢，病由外來，或入江水，或入三華池，或入人非人泉，沐浴澡洗，除去外垢，不能除心縛著，世尊說曰：夫人習行，至竟清淨，除塵垢者，當執無上等智能，去其垢，何以故，身外塵垢，為人所疾，以第一義，除心垢者，諸天世人，所見尊敬，人間塵垢，令人墮地獄，畜生餓鬼，人間塵垢，雖以香華薰之，猶故復生，已捨諸結，使戒香所薰，終以香香，莫不聞者，是故說曰：自除已垢，可謂為道。

出曜經道品第十三

八直最正道 四諦為法迹

是道名無為 以錠滅愛冥

八直最正道者云何名為正直。四諦為義處為四。為緣果為四。以聚故為四。若義故為四者。是謂三也。記苦則無習。記習則無苦。是謂一盡。二道三苦。緣果為四者。是謂五。由苦有緣亦緣有果。道亦如是。盡諦為五。若以聚為四者。是謂八。先從欲界斷苦。後色界無色界為二。乃至道亦如是。立此義已。復有說者。從緣果義名為五。苦者亦由緣亦由果。盡名苦迹。有迹貪迹慳迹也。有難者道。亦有緣有果。盡名苦迹。亦名有迹。亦名慳迹。何以故。此中不立二諦。答曰。制彼論故。亦有因緣也。於彼苦習與二論。亦無苦亦無習。欲制此二論。故有苦有習。道者有緣有果。則生一論。言無道也。欲制此一論。故有道。是故說有四諦。非五諦。更有說者。以聚故立此論。言有八。答曰。以聚義一相。欲界苦色無色界苦盡集聚已。欲界行緣色無色行緣盡集已。名休息相。欲界行對色無色行對盡集已。名出要相。是故說名為四諦。如慧所觀者。知有累無累。念知出要。是故說四諦為法迹。是道名無為者。安隱泥洹滅盡無為。盡捨諸苦。是故說是道名無為。以錠滅愛冥者。愛有亦有三。欲有色有無色有。彼牢固愛縛著。愛主生亂想。多諸苦惱。由何而斷。答曰。賢聖八道永斷不生。是故說以錠滅愛冥。慧離諸淵。如風却雲。已滅思想。是為慧見。

慧離諸淵者。非圖一類淵有若干。或言風塵。或言深水。塵者汚人。身體老少不別。令人目視不明。衣裳垢圻。上弊日月。使無精光。妨人遠視。真偽不別。時龍王慈愍。愍世愚惑。欲使離此諸難。便降涼風細雨。掩塵滅霧。曜然大明。是故說慧離諸淵。如風却雲也。彼執行人專精一意。滅內塵想。想者有三。欲想。恚想。癡想。此三者亦不為塵。土生亂念。敗壞智慧。不至究竟。遮智慧目。不覩四諦。垢染法身。使不清明。能制此意。不興諸想。是故說已滅思想。是為慧見。

智為世長。快樂無為。智受正教。生老死盡。智為世長者。為最為上。為微為妙。亦名三義。云何為三。一為事義。二為見義。三為緣義。亦名眼義。首義。道義。覺義。賢聖出要義。以此普照諸法。猶如外物有所照明。外物者日月星宿。衣服宮殿。名入一界。入一入。入一陰。入一道。入一界色界也。入一入色入也。入一陰者。色陰也。入一道者。現在道也。以此智慧光明。照十八界。十二入。五陰。當來過去。現在世。以智慧普有所照。多所饒益。多所成就。是故說智為世長也。快樂無為者。乘此智慧。遠離生死。善能分別。不懷猶豫。亦復分別。四諦。不懷狐疑。是故說快樂無為也。知受正教。生老死盡者。所以受苦者。由其有生。若無生者。何有苦哉。猶如培的。眾箭競射。是身如是。眾苦染著。是故說智受正教。生老死盡也。

道為八直妙 聖諦四句上

無欲法之最 明眼二足尊

道為八直妙者。外道異學。意欲習道。斷穀絕

糧。以為淨行。或臥灰糞。不著文飾。或露形。裸跣形體。不覆。或臥棘刺。枕石漱流。或編髮為衣。或觀樹葉。習算呪術。或事水火。日月星辰。或投高山。或入深水。謂為成道。世尊說曰。此非真道。非至要處。非善知識所習。此道非妙。非賢聖所習。如此眾道。賢聖八品道。為最上。是故說道為八直妙也。聖諦四句上者。猶眾多外道。異學。皆修妄諦。在閑靜處。日夜苦行。或事山鳥。禿鼻。鴉。或事獐。鹿。雞。狗。蛇。虵。謂為真實。得至滅度。無為。無作。得至泥洹。至解脫門。永離憂惱。世尊說曰。此非真道。非至要處。真實諦者。四諦是也。得至無為。滅盡之處。是故說聖諦四句上也。無欲法之最者。如契經所說。三事最第一也。一為佛。二為法。三為眾。所謂法者。有為法。無為法。愛盡。無欲。滅盡。泥洹。真實法者。最尊最上。無能過者。是故說無欲法之最也。明眼二足尊者。諸有眾生。無足二足。四足及眾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想非無想。如來於中最尊最上。無能過者。是故說明眼二足尊也。

一切行無常 如慧所觀見
若能覺此苦 行道淨其迹

一切行無常者。變易不停。不可恃怙。猶電過目。琢石見火。焰現已滅。是故說一切行無常也。如慧所觀見者。知之穢漏。非真非實。為磨滅法。皆歸滅盡。是故說如慧所觀見者。若能覺此苦者。厭患此苦。意不願樂。念求解脫。永欲捨離。是故說若能覺此苦也。行道淨其迹者。常念修持。無上正道。見諦所斷。能淨其迹。

是故說行道淨其迹也

一切眾行苦

如慧之所見

若能覺此苦

行道淨其迹

一切眾行苦者，從欲界上至有頂，斯是苦際。若在欲界求離苦難，若在色界數變易苦，若在無色界受行為苦，是故世尊說生死熾然，一切為苦，流轉五趣不免其苦，誰當樂此眾苦之中，是故說一切眾行苦也。如慧之所見者，夫博學之士探古知今，三世通達如掌觀珠，皆悉分明，是故說如慧之所見。若能覺此苦者，以知此苦欲得遠離，意常厭患不與同處，是故說若能覺此苦也。行道淨其迹者，唯有賢聖道能淨苦迹，是故說行道淨其迹也。

一切眾行空

如慧之所見

若能覺此苦

行道淨其迹

一切眾行空者，眾行轉變不可恃怙，亦不常住，生生即滅，流逝不停，苦空無我，空性自爾，亦非不爾，是故說一切眾行空也。如慧之所見者，猶如大士觀彼淨水，自見其形皆悉分明，彼修行人亦復如是，觀諸眾行起者滅者無所罣礙，是故說如慧之所見也。若能覺此苦者，從初積行乃至成道，其間涉苦不自覺知，為苦所惑，不至究竟，如吾今日成得人身，遭遇佛世賢聖相值，長夜染著五盛陰身，今乃自覺知為非真，如我今日觀此五盛陰眾苦集湊，是故說若能覺此苦也。行道淨其迹者，以苦未知智而滅其跡，至竟清淨而無瑕穢，盡苦原本令得清淨，是故說行道淨其迹也。一切行無我如慧之所見，若能覺此苦，行道淨其迹。

一切行無我者，無欲無作，故一切法無我，以不堅固，故一切法無我，不自由，故一切法無我，是故說一切行無我。如慧之所見者，慧之所鑒照察，三十七道品之法，猶如有人照於明鏡，悉自見形，無所罣礙，此亦如是，以慧觀察，皆悉分明，是故說如慧之所見也。若能覺此苦者，彼修行人長夜之中，為此五盛陰身所見侵欺，計是我有，我是彼所，以實觀之，便生厭患，能離解脫，是故說若能覺此苦也。行道淨其迹者，住十五心，以見諦道斷無常苦空無我永盡無餘，以其四行由苦而生，苦諦所錄，苦未知智斷，是故說行道淨其迹。

吾已說道 愛箭為射 宜以自勗 受如來言

若使如來神力自在者，何能不使我等早成道果，又復不能躬自執道，內我形中，猶如契經所說，有異梵志來至世尊所，而問斯義，說偈曰：

我觀天世人

梵志行清淨

今我重自歸

解我狐疑滯

此為何義，說曰：彼梵志者，受性頑鈍，懈怠慢惰，欲使瞿曇沙門與我說道，早成其果，使我體中結使速得滅盡，世尊說偈報曰：

吾不解脫卿

淨行世梵志

欲求極妙道

如是得度流

此為何義，報曰：梵志已欲求道，不假他得，若假他得者，我坐樹王下，則能滅一切眾生心意，結使亦以大慈加被眾生，梵志當知，不究病根，錯投其藥，欲蒙祐者，其義不然也。此亦如是，已不修道，望彼果報，除已結使，此義不

然，猶如梵志良師達鑑，審病根原，隨病所生而投其藥，便得瘳愈，終無錯謬，此亦如是，以賢聖道觀病根原而投其藥，身中結使永得除盡，或有比丘內自思惟，如來出現於世，大慈大悲，廣被眾生，何須勞苦躬自行道，為結使所逼，不能得度，若使如來普慈一切，自當為我演說道教，何故不獨與我除去結使，爾時世尊知彼心中所念，是故說：吾已說道也。愛箭為射者，我先覺知，後與人說，猶如醫師先學方略，審病根原，毫釐不失，然後投藥，此亦如是，先成道果，知己結使永盡無餘，然後與人說，結使病，一一分別，乃投道藥，永無塵障，以無上利箭射彼結使，是故說：愛箭為射也。宜以自勗者，演道之人，為人說道，直趣一向，不隨邪曲者，成道則易得受果證，如來世尊亦復如是，與人說道者，無形無為，無作，安隱滅盡泥洹，出言如教，亦無虛妄，猶如父愛子，隨時瞻養，推燥去濕，復以甘饌飲食，食彼諸子，諸子放逸，不從父教，貪著五欲，不從正教，如來世尊亦復如是，廣與眾生演甘露法，復以善權方便，重說微妙法，眾生不肯承受，是故說：宜以自勗，受如來言也。

●出曜經卷第十三

出曜經卷第十四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道品之二

吾已說道 除愛固刺 宜以自勗 受如來言

夫如來言教終不復重。出言成教。更不重演。所說安詳。終不卒暴。所暢法本。與義相從。觀前受化。應聞何法。輒往度之。已說當說。隨時布現。是故說吾已說道。除愛固刺者。愛之為病。墜人惡趣。不可恃怙。於中自拔。御以止觀。不與愛心。猶如毒箭。入人胸掖。不可得拔。此愛箭亦復如是。入人心識。不可得拔。是故說除毒固刺也。宜以自勗者。常念精勤。求其巧便。志趣無上。終不中悔。亦不退轉。是故說宜以自勗也。受如來言者。如來出世。所演言教。上中下善。義理深邃。眾德具足。得修梵行。是故說受如來言也。

是道無有餘

見諦之所淨

趣向滅眾苦

此能壞魔兵

是道無有餘者。長阿鈐契經說。七佛如來等。正覺。亦說七世父母種族姓號。壽命長短。翼從多少。神足智慧。遺腹兒息。毘婆尸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人壽八萬歲。生婆羅門種。取要言之。侍者名無憂。集說戒時。忍辱為第一。廣說如契經。式棄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生婆羅門種。人壽七萬歲。略說其要。侍者名吉祥。集說戒時。眼莫視非邪。廣說如契經。毘舍婆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人壽六萬歲。生剎利種。略說其要。侍者名休息。集說戒時。不害亦不殺。廣說如契經。拘留孫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人壽五萬歲。生婆羅門種。侍者名佛堤。集說戒時。譬如蜂採華。廣說如契經。拘那含牟尼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人壽四萬歲。生剎利種。略說其要。侍者名吉祥。集說戒時。亦不觸燒彼。廣

說如契經。迦葉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人壽二萬歲。生婆羅門種。略說其要。侍者名等觀。集說戒時。諸惡莫作。廣說如契經。如我今日。釋迦文佛。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世時。人壽百歲。生剎利種。略說其要。侍者名阿難。集說戒時。護口為第一。廣說如契經。爾時世尊。說七佛根原。七世父母名號。姓字。翼從多少。說戒本末。時諸比丘。聞佛所說。各生此念。過去諸佛。姓族名號。各各不同。翼從弟子。亦有多少。所行道禁。亦有差別。道以不同。法亦當異。如來世尊。知比丘心中所念。即於大眾而說斯偈。

是道無有餘

見諦之所淨

趣向滅眾苦

此能壞魔兵

過去恒沙諸佛。亦以此道。而自覺寤。將諸翼從。壞破結聚。豎解脫幢。擊大法鼓。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如實知之。已入無憂之境。無復生老病死。寂然泥洹。亦無起滅。無復往還。是故說。是道無有餘。見諦之所淨也。趣向滅眾苦者。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阿那含。得阿那含。直行成就。覺行成就。等業成就。志不顛倒。漸至於道。是故說。趣向滅眾苦也。此能壞魔兵者。魔有諸縛。何者是。欲界行結。染著人者。於中求便。永斷無餘。滅重滅。壞重壞。盡重盡。打重打。剝重剝。越魔局界。入色無色界。是故說。此能壞魔兵也。

已得至彼。更不還轉。是故說。唯是更無過也。壹趣如淵流者。猶如澄靜泉深。且清徹。億百千眾生。懷飢渴者。皆能充足。亦無飢渴之想。以法味潤之。除去結使。此亦如是。依賢聖道。億百千眾生。飢渴於道。以甘露法味充飽。一切永無飢渴想。兼除結使。終無熱惱。去不善行。更不復生。是故說。一趣如淵流。如能仁入定者。釋迦文佛。如來。至真等。正覺。係意入定。有四事因緣。云何為四。一者。於現在法。而自娛樂。二者。遊戲法供。三者。扶危救羸。定意不亂。四者。勸進。必至究竟。是故說。如能仁入定也。在眾數演道者。欲使弟子。不錯其眾。救拔生死。安處無為。沐浴清淨。不染塵垢。永離輪轉。不興八法。亦復不造四百四病。是故說。在眾數演道也。

一入見生死

道為得祐助

此度度當度

截流至彼岸

一入見生死者。誰能覺知生死原本。維衛世尊。本履菩薩行。乃能覺知生死原本。後與弟子。演說微妙法。誰能分別。滓濁法。唯有一入道。乃能覺知。是故說。一入見生死也。道為得祐助者。菩薩處眾。起大慈悲。愍一切眾生。如母愛子。演甚深道。令得解脫。是故說。道為得祐助也。此度度當度者。於過去世。佛辟支佛。聲聞。盡以此道。度愛欲海。是故說。道為得祐助也。此度度當度者。當來諸佛。世尊。如彌勒。比度不可計。阿僧祇眾生。是故說。此度度當度也。截流至彼岸者。現在釋迦文佛。如來。至真等。正覺。度不可計。阿僧祇眾生。是故說。截流至彼岸也。

究竟道清淨

以盡生死本

辯才無數界

佛說是得道

究竟道清淨者，究竟有二義。一名事究竟，二名定究竟。事究竟者，所作事辦，必然不疑。定究竟者，遊戲諸定，從一定起復入一定。如是經歷數千萬定，意欲有所感動，隨意成辦。是謂定究竟。以此正行，蠲除心所念法，斷諸結使，令得清淨。猶如塵垢衣浣，令清淨。此亦如是。以八解脫清淨水，洗浴心垢，永無塵障。是故說究竟道清淨也。以盡生死本者，人有生分，必當有老死。亦由生眾，生流轉迴趣五道。亦由神識遷轉不停，是故說以盡生死本也。辯才無數界者，如來神德適化無方，以辯才慧遊於無量無數刹土，觀察眾生有利根鈍根，有虛有實，有修正真行者，不修正真行者。如來皆悉知之，是故說辯才無數刹也。佛說是得道者，夫言世界皆有二義。一者陰世，二者器世。三者眾生世，陰世者所謂五盛陰，是器世者。三千大千刹土是。眾生世者謂有形之類，乃至四生，皆名眾生世。誰能分別了知此生，答曰：唯有如來至真，乃能知耳。猶如有目之士，掌中觀阿摩勒果，斤兩大小，悉能了知。如來等覺亦復如是。觀眾生類心意根本，悉能分別。是故說佛說是得道也。

駛流澍于海

翻水羨疾滿

故為智道說

可趣服甘露

駛流澍于海者，有大河名曰恒伽，從阿耨大泉出。從牛口流，新頭大河者，亦從阿耨泉從師子口出。婆叉大河亦由阿耨大泉從馬口出。私陀大河者亦從阿耨達泉從象口出。恒伽河者，梵

志所事以為師範。外道異學自相謂言，若有學人去恒伽河，百由旬外，遙三稱揚恒伽名者，恒伽恒伽恒伽者，雖住百由旬外，一切眾惡盡如蛇脫故皮。恒伽水者，悉歸于海，澄淨無眾穢。是故說曰駛流澍于海也。翻水羨疾滿者，以至于海，晝夜不息。從海復至入焦炭山，從焦炭山復至雪根本山，如是漸漸還至本原。晝夜流逝周而復始，海亦不滿流亦不停，是故說翻水羨疾滿也。故為智說道者，諸佛世尊皆名善逝。至泥洹滅盡處，已得至彼，無有生老病死愁憂苦惱，亦復無有飢寒勤苦，盡離此苦。故曰善逝，是故說故為智說道也。可趣服甘露者，可趣至泥洹境界，求甘露。猶如江河駛流，皆名海。具成辦海業，此賢聖法律亦復如是。漸漸得至泥洹境界，是故說可趣服甘露也。

前未聞法輪

轉為哀眾生

於是奉事者

禮之度二有

昔佛在婆羅捺國仙人鹿野苑中，河名婆梨，因彼名故，故名婆羅捺國。仙人鹿野苑者，諸有神仙得道五通學者，皆遊學彼國。純善之人，非凡夫所住。時彼國王出野遊獵，值群鹿千頭，悉入網裏。王布步兵圍繞一匝，群鹿驚懼，有失聲唐突於涼，或有伏地自隱形者。釋迦文佛昔為菩薩時，生彼群鹿中，為眾導首，告諸群鹿：汝等安意勿懷恐懼，吾設方便，向王求哀，必得濟命。各令無他。時鹿王即向人王下膝求哀。王遙見之，勅諸左右各勿舉手傷害此鹿。鹿復舉聲跪向王曰：今觀王意欲殺千鹿，一日供厨，今且盛熱肉，日久停願，王哀愍

日殺一鹿以供厨宰，不煩王使，鹿自當往詣厨受死。肉供不斷，鹿得增多。王問鹿曰：汝在群鹿中，最為長大耶？答曰：如是，最為長大。王復問鹿：汝審實不？答曰：審實。王即捨鹿攝陣入城。時菩薩將鹿五百，調達亦將鹿五百，日差一鹿詣王供厨。時次調達遣鹿詣王，值一鹿母懷妊數月，次應供厨。鹿母向王自陳哀苦，次應供厨，誠不敢辭。今垂欲產與子分身，我次應至，子次未至，願見差次小聽在後。調達恚曰：何不速往，誰能代汝先死？鹿母哀泣悲鳴，喚呼，輒就菩薩自陳。啟曰：懷妊日滿，產日垂至，願王開恕聽在後。次分身適訖，自當詣厨。菩薩問鹿：汝主聽汝自陳不？答曰：主不見聽。菩薩聞已，八九歎息，慰勞彼鹿。汝且自安，勿懷恐懼。吾今代汝以供厨宰。菩薩鹿王即召千鹿，懇切誡勅：汝等各勿懷懈慢，亦莫侵王秋苗穀食。調達聞已，瞋彼鹿母，汝死應至，何為辭訢不時就死？時菩薩尋語調達，止勿勿陳此言。鹿母誠應次死，但為愍彼胎子，未應死耳。吾今當代濟彼胎命。菩薩所念，群鹿跪向菩薩，各各自陳。吾等願欲代王受死。王在我存得食水草，隨意自遊，無所畏忌。王遂意盛捨而詣厨，群鹿追逐隨到王宮。鹿王就厨自求供宰。厨士見鹿王分明識知，即往白王。鹿王入厨次，應供宰，不審大王為可殺不。王聞斯語，自投床下。諸臣水灑扶令還坐。王勅諸臣：速將鹿王來。吾欲見之。尋將至王所。王問鹿曰：千鹿盡耶？汝何為來？鹿白王言：千鹿孚乳遂成大群，日有增多，無有減少。復向人王說

鹿根原。王自墾責自怨不及。吾為人王不別真偽。枉殺生類。乃至於斯。王告大臣。普令國界。其有遊獵殺害鹿者。當取誅戮。即遣鹿王將諸群鹿。還山自安。復令國內不得食鹿肉。其有食鹿肉者。當梟其首。因是立名鹿野苑也。爾時世尊在鹿野苑中。而轉法輪。是故說前未聞法輪也。轉為哀眾生者。最初與五人說法。及與八萬天人。反覆說四諦真如法。本所未聞。本所未見。亦非沙門婆羅門釋梵諸天魔若魔天所能轉者。是故說轉為哀眾生也。於是奉事者。諸天世人所見恭敬。處閻浮利地。流化教授。從六天已下。皆蒙濟度。問曰。何以故。但與天人說法。不與餘處說耶。答曰。諸天及人。得成道果。越次取證。眾知自在。除就八關齋法。除鬼神三自歸。猶如畜獸。法頻闍羅鳥。勤精梵行。昔有二獸。處在深山。一者象。二者獼猴。三者法頻闍羅鳥。象語二獸。我等三獸。不相敬待。各無禮節。今當推讓。誰應耆舊。推為上首。時有大樹高而且廣。蔭五百車。獼猴自陳。吾昔食其栽。象言。吾食其樹。獼猴言。應推我為年耆。象即舉獼猴負於脊上。法頻闍羅鳥復自陳曰。吾昔遊雪山北。食甘美果。於此大便處。即生此樹。吾應宿舊。應在上首。獼猴復負脊上。從國至國。從村至村。齋戒自守。共相敬待。設得飲食。推讓老者。城郭村落。人民見者。怪未曾有。四面雲集。問其原由。三獸自陳。昔所經歷。象雖形大年。幼處小。敬上二獸。如子事父。人民感獸各生善心。鳥獸猶然。況我人乎。共相勸勵。上下相事。舉國人民。孝

敬者眾。自可有此孝順之義。但不能越次取證。成其道果。唯有天人最可奉敬。是故說於。是奉事者也。禮之度。三有者。興敬眾生在在。處處見。如來形承事禮敬。却行久久。乃迴。心不離佛。三有者。欲有色。有無色。有誰能度。此三有。唯有佛世尊。乃得度耳。次有聲聞弟子。承佛威神。得度。三有。是故說禮之度。三有也。

三念可念善 三念當離惡
從念而有行 滅之為正斷

三念可念善者。隨時興念。食息不廢。常當念善。具眾德本。漸得越次受諸果證。盡生死原。盡有漏成無漏。是故說三念可念善也。三念當離惡者。已離惡念。獲何功德。答曰。不為心垢所染污。除諸結使。染著。亦不為彼結使所使。是故說三念當離惡也。從念而有行者。有覺有觀。遊戲初禪。乃至第四禪。除弊惡心。諸不善法。日進其行。終不退轉。是故說從念而有行也。滅之為正斷者。以斷智慧。智以此滅之。云何為滅。或為亂想。抑制善心。不隨行三十七品。覆蔽諸道果。不得露現。猶如風塵。卒起。覆蔽日月。不覩光明。龍降甘雨。隨時掩塵。便覩日月精光。此亦如是。以賢聖甘露滅心塵垢。矍然大悟。無復微障。賢聖道果。皆悉露現。是故說滅之為正斷也。

三觀為轉念 逮獲無上道
得三除三窟 無量修念持

三觀為轉念者。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我未成佛道時。興三不善念。欲念。恚念。害念。問曰。爾時菩薩云

何生欲念。恚念。害念耶。答曰。菩薩苦行六年。勤勞。從苦起退。自還念。昔日所更。追憶本時。歌笑伎樂。作倡。由是便生欲想。復聞調達。竊自興意。欲奪宮人。姪女。爾時便生恚想。二垢和同於中。便生害想。復次菩薩。從苦行起。難陀。難陀波羅二女。以蘇麻油塗菩薩身。諸女天身。極自柔軟。狀如天女。於彼便生欲想。愛想。時菩薩。便作是念。設彼五人。給使我不捨。吾去者。何由使此女。以油塗吾身。爾時菩薩。便興恚想。亦興害想。二垢和同於中。便生害想。爾時菩薩。復生是念。我今已生欲想。自損亦損他人。二事俱損。自損者。諸善功德。盡捨而去。是謂自損。云何損他人。若食他信。施衣被飯。食狀。臥具。病瘦醫藥。不能消化。遂增塵勞。不獲果實。眾德有闕。是謂損他也。取要言之。二垢和同者。便生害想。是時菩薩。厭患二事。求滅不善想。以忍之力。降魔勞怨。永棄亂想。不生惡念。速成道果。是故說三觀為轉念也。逮獲無上道者。云何為無上道。所謂無上道者。答曰。志求出要。無欲。無恚。無害。是故說三觀為轉念也。逮獲無上道者。菩薩坐樹王下。棄三十四意。成無上道。所謂無上道者。出過世間。天。人。上。三千大千刹土。蜎飛蠕動之類。於中最上。無有過者。如彼契經所說。七微為一。忽。所謂微者。不長。不短。不圓。不方。不高。不下。無形。不可覩。非眼識所攝。所以然者。以其微細。不可見。故。唯有轉輪聖王。補處菩薩。賢聖天眼。通者。乃能見耳。正使有法。過此極微細者。如來通達。即覺。即知。是故說逮獲無上道也。得

三除三窟者。住于四禪入清淨定。不興想著。結使。疾滅。係意不忘。進修不懈。遊志三四。專一除結。是故說得三除三窟也。無量修念持者。住初禪地。思惟念持。或於四禪攝內外法。亦有念持。初禪內有不定想。有覺有觀。熾燃似火。焚燒法體。外有不定想。為火所燒。二禪內有不定想。意愛似水。外有不定想。為水所漬。第三禪內有不定想。猶風有出入息。外有不定想。便為風所動。第四禪中內無不定想。不為外法所攝。已得念護。除內不定想。無量者。於諸初禪地。無量地種所係。入此三昧定者。亦復如茲。無量無限。不可稱計。阿僧祇人成就眾行。是故說無量修念持也。

能除三有垢 攝定用縛意

智慧禪定力 已定攝外亂

能除三有垢者。從欲界至色界無色界。名曰眾垢之室。眾生所居處也。能求巧便。離三有者。是謂上尊道。出過三界。是故說能除三有垢也。攝定用縛意者。不使僉心遊逸在外。恒專心意。不令外色得便。由其三昧難沮壞。故是故說攝定用縛意也。智慧禪定力者。以智慧利戟。無所不任。斷諸結使。盡其原本。是故說智慧禪定力也。已定攝外亂者。已身入定。能攝外人。是故說已定攝外亂也。

積善得善行 處處得名譽

逮賢聖八品 修道甘露果

積善得善行者。夫欲學道。當用漸漸。如初禪所行二禪為妙。二禪所行三禪為妙。三禪所行四禪為妙。是故說積善得善行也。處處得

名譽者。如彼晝度樹契經所說。忉利諸天遙觀世間。某村某落某甲弟子。以信堅固。出家學道。剃除鬚髮。著三法衣。生死已盡。所作已辦。梵行已立。更不受胎。如實知之。是故說處處得名譽也。逮賢聖八品者。如彼學人一趣賢聖八品道。滅盡泥洹。無為無作。是故說逮賢聖八品也。修道甘露果者。彼修行人躬自行道。欲至無上安隱之處。服食甘露。無終無始。所謂甘露者。滅盡泥洹是。若有學人得至彼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是故說修道甘露果也。

出曜經利養品第十四

芭蕉以實死

竹蘆實亦然

駝驢坐妊死

士以貪自喪

昔佛在羅閱城竹園加蘭陀所。爾時有比丘名曰調達。聰明廣學。十一年中坐禪入定。心不移易。十二頭陀。初不缺減。起不淨觀。了出入息。世間第一法。乃至頂法。一一分別。所誦佛經六萬象載不勝。後意轉轉退。漸生惡念。意望供養深著。世利。往至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須臾退坐。前白佛言。唯然世尊。願說神足之道。我聞此已。當善修行。使我得神足。已遊至他方。處處教化。爾時世尊告調達比丘曰。汝今且置神足。何不學四非常。非常義。苦義。空義。無我之義。是時調達比丘便生此念。如來所以不與我說神足義者。恐有勝己。耻在不如。調達即捨如來。往至舍利弗所。白舍利弗言。唯然賢者。願為我說神足之道。我聞此已。當善修行。使我得神足。已遊至他方。處處教化。爾時舍利弗謂調達比丘曰。汝今且置神

足。復用學為。何不修四非常。非常義。苦義。空義。非身之義。時調達比丘內自思惟。此舍利弗比丘者。自稱智慧第一。如吾觀之。猶如螢火。比於日月。吾所誦習。無與等者。猶尚不解神足之道。況復舍利弗比丘。豈能解乎。即便捨去。至大目犍連所。語目連曰。吾聞族姓子。神德無量。神足變化。無所罣礙。願為我說神足道。我聞此已。奉而修行。遊至他方。處處教化。目連語比丘曰。止。止。調達。何用此神足道。為吾聞始行之人。先學四非常。苦義。空義。非身之義。復當精修四禪。爾乃得神足道耳。調達聞已。即興恚怒。此目連者。自誇神足。無與等者。所以不與我說神足道者。恐神足有勝。如我若得神足。彼便無有名譽。是故不與我說神足道耳。調達比丘內自思惟。吾今在在處處學神足道。人皆不肯教我。吾自有弟名曰阿難。多聞博學。眾德具足。大慈四等。無所不覆。明古知今。三世通達。吾今當往問神足道。設授我者。當善修行。是時調達便至尊者。阿難所。語阿難曰。吾聞卿善解神足之道。可與吾說。吾得神足。已遊至他方。處處教化。是時阿難便與說神足之道。調達聞已在閑靜處。專心一意。以羸入微。復從微起。還至於羸。以心舉身。以身舉心。身心俱合。漸漸離地。初如胡麻。轉如胡桃。漸離於地。從地至床。從床至屋。從屋至空。在虛空中。作十八變。涌沒自由。身上出火。身下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水。東出西沒。西出東沒。四方皆爾。或分身無數。還合為一。是時調達復作是念。吾今已得神足。石壁

皆過無所罣礙。吾今寧可化作嬰孩小兒形貌端正。頭上五處面如桃華。在阿闍世太子膝上。或笑或號。現嬰兒能。然太子阿闍世獨知是調達身。終日翫弄。無有厭足。或嗚嗽唾。或擊身。傳左右手中。時太子阿闍世內自思惟。調達神足。勝彼瞿曇沙門。能作無數變化。時阿闍世日給五百釜食。隨時供養。不令有乏。爾時眾多比丘見阿闍世太子。日給五百釜食。供給調達。共相率合。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世尊言。向者人間分越。見阿闍世供給調達五百釜食。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諸人。勿興斯意。貪利調達供養。所以然者。調達所得供養。自陷於罪。亦陷他人。墮於深罪。二俱墮罪。比丘當知。所謂自陷罪者。猶如彼芭蕉樹。愚人求實不能。剋獲竹蘆。亦復如是。駝驢懷妊。二命俱喪。夫士貪貨。後自喪亡。調達比丘亦復如是。貪著利養。由此利養。自致喪亡。佛告比丘。今當為汝說譬。智者以譬喻自解。昔有群鷺。遊在深山。各各孚乳。鷺告其雛。曰。汝若學飛。玄在虛空。見地如槃。慎勿上過。所以然者。上有隨藍風。傷害於汝。頭惱支節。各在異處。時雛兒不隨。父母教誡。飛越過量。為風所吹。喪命支節。異處。汝等比丘。勿興斯意。調達比丘如是。受殃近在。不遠。比丘復當知之。猶如群龜。告語諸子。汝等自護。莫至某處。彼有獵者。備獲汝身。分為五分。時諸龜子不隨其教。便至其處。共相娛樂。便為獵者所獲。或有安隱。還得歸者。龜問其子。汝等為從何來。不至彼處乎。子報父母。我等相將至彼

處觀。不見獵者。唯覩長綫。而追我後。龜語其子。此綫逐汝後者。由來久矣。非適今也。汝先祖父母。皆由此綫。而致喪亡。諸比丘當知。猶如野狐。晝夜伺求大便。畜獸糞除。已自食訖。復自於此大便而去。調達比丘貪致供養。亦復如是。已自陷罪。復陷他人。諸比丘莫貪著供養。如彼調達比丘。復引喻來。昔大月支國風俗常儀。要當酥煎麥食。豬時宮馬駒謂其母曰。我等與王致力。不計遠近。皆赴其命。然食以草芻。飲以潦水。馬告其子。汝等慎勿興此意。羨彼酥煎麥耶。如是不久。自當現驗。時逼節會。新歲垂至。家家縛猪。投於瀆湯。舉聲號喚。馬母告子。汝等頗憶酥煎麥不乎。欲知證驗。可往觀之。諸馬駒等知之。審然。方知前憊為不及也。雖復食草。時復遇麥。讓而不食。時諸比丘。白世尊曰。調達為人。其德云何。乃能致斯供養。佛告比丘。汝等莫興意貪著利養。如是不久。自當見調達現驗之事。爾時世尊觀察此義。為後世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爾時世尊處在大眾。而說斯偈

出曜經卷第十五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利養品下

◎芭蕉以實死

竹蘆實亦然

駝驢坐妊死

士以貪自喪

芭蕉以實死者。皮皮相裹。葉葉相連。欲求其

實終不可得。彼樹常宜。根生一芽。樹便輒死。竹蘆實亦然。是故說芭蕉以實死。竹蘆實亦然也。士以貪自喪者。所謂士者。勇猛大將。能却外敵。內姦不起。如此之比。乃名大將。然彼大將。思慮不出。眾人之表。貪入深陣。不能自出。於中自喪。或復有人。內實怯弱。外現勇悍。設遭戰鬪之日。見敵便懼。賞賜之際。思在上首。調達比丘亦復如是。受人信施。日噉五百釜食。自稱勇悍。能與結使。眾敵共戰。反招禍患。是故說士以貪自喪也。駝驢坐妊死者。猶如駝驢。欲深固情。交通自致其禍。既自喪身。復殺其子。不能自安。安能安人。調達比丘由此利養。身壞命終。入阿鼻地獄。所謂自陷於罪。云何亦陷他人。使阿闍世太子所施財貨。不可稱計。然不致果報。不獲其福。是謂亦陷他人。二罪交集。故致喪身。是故說駝驢坐妊死

如是貪無利

當知從癡生

愚為此害賢

首領分在地

如是貪無利者。調達比丘學致神足。為己招禍。設不得神足者。其罪蓋不足言。既貪利養。不至究竟。是故說如是貪無利也。當知從癡生者。皆是凡夫人志不堅固。或從正入邪。不自覺知。設得信施。快自喜慶。不慮後緣。當受其報。是故說當知從癡生也。愚為此害賢者。諸善之法。皆是賢人所習。非是愚者所學。是故說愚為此害賢也。首領分乎地者。謂調達比丘。通出入息。起不淨想。乃至頂法。亦復如是。以其神通貪著利養。自陷乎罪。是故說首領分乎地

愚人貪利養

求望名譽稱

在家自興嫉

常求他供養

愚人貪利養者不能明鑑善法內自興嫉外望供養欲使四部眾隨時致敬是故說愚人貪利養求望名譽稱者晝夜伺捕國王大臣一億居士猗豪力勢貪求名稱觀察前意隨形應適趣欲悅彼以獲利養或時在眾虛談萬端欲現己智獨望尊貴餘者處卑內懷悌望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餘者不得利養調達比丘所誦經典六萬象載不勝十二年中恒處巖藪空閑山間持戒牢固如護吉祥瓶以其貪著利養故所造功德盡為惹火所燒是故說求望名譽稱也在家自興嫉者或有在家居士家累自隨每興忌妬吾今不欲見持行清淨之人設有梵行清淨人來至我家者不經日夜暫息便進各還本居復重生念設欲住者恒乏利養是故說在家自興嫉也常求他供養者彼習行人復作是念我今名在道檢行出人表當令蜎飛有形之類日來供養衣服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使令餘者不得其養設見餘人興致利養者橫生妬嫉如失寶藏是故說常求他供養也

勿猗此養 為家捨罪 此非至意 用用何益

勿猗此養者彼執行之人勇猛精進少欲知足志趣牢固常樂閑靜思惟惡露不淨之觀其間思惟善念夫人處世貪著利養者自增慢情漸墜于罪是故說勿猗此養也為家捨罪者或在國王長者一億居士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不令諸人知我在某處家論說神德戒行備具是故說為家捨罪也此非至

意者捐棄惡緣修無量定設遭遇惡違本誓願所行事業不自為己是故說此非意至也

願所用何益者亦復自隱不令人知我持戒精進修阿練行一坐一起復不使知漏盡意解勇猛強記辯才捷疾智慧無量不欲聞人稱譽已德是故說用用何益也 愚為愚計想

欲慢日用增 異哉夫利養 泥洹趣不同

愚為愚計想者愚人計想念念興惡但求他養己行不均在眾人中獨尊獨貴興致禮敬願令餘者卑賤是故說愚為愚計想也欲慢日用增者夫中直之人厭患利養戒聞施惠眾德具足解脫知見無觀不入功德已具堪任受養福度前人已能消化復能濟彼是謂續如來種紹繼賢聖是故說欲慢日用增也異哉夫利養者非法之義興利養者日損日減非至要處捨正就危者當知非賢聖道教是故說異哉夫利養也泥洹趣不同者至泥洹終其道不同先學俗中妙法次習賢聖道法以次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是故說泥洹趣不同也

能諦知是者 比丘真佛子

不樂著利養 閑居却亂意

能諦知是者彼修行人知人利養至為難消身有瑕隙受彼重施猶彼朽車輪軸不牢載以重載必壞敗車定矣不疑此亦如是以無戒身受人恩施必自墜墮惡趣是故說能諦知是也比丘真佛子者過去諸佛弟子翼從成就此德當來諸佛世尊弟子亦當成就此德云何名為佛弟子耶答曰四也須陀洹斯

陀含阿那含阿羅漢如斯四部弟子一向承佛教誡正使外邪眾惡化作若干形像來試四種弟子者終不能得其便也所以然者以其真實諦故凡夫下劣不得稱為弟子者何答曰所以不稱者以彼人心猶豫不定故或時承受佛教或時著外道異學如斯之類不得稱為佛弟子此賢聖弟子信根牢固一向承受佛教敬奉三寶此乃得名佛弟子也或有說者於如來所得無疑信根是故說比丘真佛子也不樂貪利養者何以故皆由如來言無二故如佛契經所說告諸比丘利養甜美內人惡趣不得至道能離此者可成果證問曰已得阿羅漢果有何不具而復修道答曰根門未具分別故於退轉法當求方便至不退根不退根人當求方便進至念法人所念法人復當求方便至護法人所護法人當求方便至無礙根人所如是漸進功德之業猶如不動牢固之行自致無願無想空定是故說不樂貪利養也閑居却亂意者常當五閑淨法一為喜喜已所得二為安安止眾生三為自守守行不失四為念念定不亂五為待待善去惡所謂欲界者眾亂之原善求巧便勤求解脫願不生欲界是故說閑居却亂意也

夫欲安命 息心自省 不知計數 衣被飲食

夫欲安命者安命有二事一為身命二智慧

命有身命則有慧命設無身命何有慧命如是行人常當自護將育慧命是故說夫欲安命也息心自省者云何息心而自省己所謂

斷筋脈。斷筋脈已。復破其骨。既破骨已。復傷髓腦。然後方住

省己者戒聞施惠是為妙法。若在第一義。便逮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是故說息心自省也。不知計數者。昔有一比丘。往至尊所。頭面禮足。叉手白佛言。唯然世尊。聽諸比丘。露其形體。人間遊化。與世殊異。豈不快耶。佛告比丘。咄。愚所白。不入聖律。違於道教。佻形露體者。外道異學。尼乾子法。非我賢聖法律所應之行。設當我眾。佻形遊世者。與彼畜獸。有何差別。則不知尊卑貴賤。父母宗親。復有異比丘。往至尊所。白佛言。唯然大聖。聽諸比丘。著織髮衣。佛告比丘。斯是外道異學。所服衣被。非我賢聖法律所容受也。愚人當知。著織髮衣者。有五瑕穢。云何為五。一為臭穢。二為難近。三為饒蟲。四為饒蟻。五為熱時。佐熱寒時。佐寒。夫為道士。披僧伽梨者。過去諸佛賢聖標式。是故說不知計數也。衣服飲食者。已說僧伽梨。復說衣被。飲食耶。報曰。所謂衣被者。泥洹僧。僧祇支。安陀衛。鬱多羅僧。所謂飲者。甘蔗漿。黑石蜜漿。蒲桃漿。石蜜漿。所謂食者。食本有五糗。粟。麩。麥。麩。麥頭麩。正根本食者。粳米。為首。種種飲食者。惡生畏王。請一比丘。勅太官。與比丘精細飲食。令如吾食。比丘食已。辭王出外。王問比丘。飲食訖耶。答曰。已訖。王意自念。比丘所食。必當麁惡。觀色不悅。必然不疑。重請明日更食。比丘辭還精舍。明日更來。王躬自斟酌。若干甘饌。食彼比丘已。問比丘曰。云何道士。食為甘美耶。比丘答曰。如食所食。王內興悲。吾躬自具食。道士故言如食所食。王復重請比

丘。明日更食以苦酒。煮躑豆食之。食已。問曰。云何道士。食為甘美耶。答曰。如食所食。王問道士。食好飲食。亦言如食所食。得斯惡食。亦言如食所食。將有何故。願聞其意。比丘答曰。如竿瞻蔔華。出油用膏車。臭脂膏致遠。豈貴好以醜。百味食續命。支形得行道。苦酒躑豆食。全命何假彼。時王聞已。內自慚愧。無顏仰瞻。我之所為。極為可耻。乃興惡意。觸燒賢聖。猶如愚人不顧慮。便自興意。奴須彌山。不損於彼。而自傷手。以小升斗。欲量海水。我今所行。其猶如此。自以褊狹。小意量度賢聖。王復思惟。夫修行人不自為己。但欲支命。得修行道。亦復不望現身受報。今身施好。後獲好報。施穢得穢。如影隨形。是以智者。當清淨施。莫懷妄想。是故說衣被飲食也。不自望利。不諂於人。不依他活。守己法行。不自望利者。昔諸比丘。初學日。淺貪著乞求。所在分越。得食皆惡麁弊。不甘所遊乞處。正使得食。或遲或疾。意轉欲退。不堪習行。內懷憂感。漸興權詐。轉習世法。不復論講契經律。阿毘曇。世尊告曰。汝等比丘。當觀宿緣。皆有果報。猶如尸婆羅比丘。阿那律比丘。功德滿足。不求自至。餘雖有福。不相為譬。能知宿緣。有高下者。不當興意。起憎嫉心。是故說不自望利也。不諂於人者。行當專一。身心相應。外現愚惑。內智勇猛。心念口發。無所差違。姦偽邪意。常當遠離。昔罽賓國拘秀那羅村。時有一人。好事諂偽。姦者。彼有塔寺名婆槃那。有一比丘。恒給眾僧清淨水。此比丘皆欲現權詐。佯

如姦宄。集聚阿練比丘。皆著百補納衣。其色若干。往至彼村。與主人相見。相問訊。訖各一面坐。其人悲泣。五體投地。謂諸道士。為從何來。而至貧家。為從蓮華池來。為從他方世界。為從神仙山來。意甚愛敬。即請諸比丘。願明日於貧家食。諸比丘報曰。吾等所以來者。正為君一人耳。今以相造。豈得受餘人請耶。雖爾欲求度人之首。良祐福田者。斯有爾許人。無有過者。即入家內。勅諸僕使。速辦種種甘饌。飲食。有諸神人。道士來造我家。吾欲食之時。諸比丘報語主人。賢士竟為知不。我等涉學。積有年歲。經行進止。常有法則。六時行道。不與常同。意欲經行。清旦至暮。暮達平曉。日出則食。不違典律。彼眾中。上座入語檀越。吾一人者。名曰一坐一食。飯食諸饌。及以菓蔬。一時齋來。吾當祝願。檀越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辦具種種諸饌。飲食投於鉢中。別上果。蘇前受祝願。復以酥餅蜜和。麩別貢上座。望道士食已。鉢中遺。吾得食之。必獲其福。比丘受食祝願已訖。問檀越曰。頗有甘漿美飲不。檀越報曰。如貧家中。漿有數種。蒲桃。甘蔗。石蜜。諸漿。種種皆有。不審尊者。上座為須何漿。道人報曰。向所論漿。生來不飲。初不歷口。吾所問漿。淳清重。甘儲在積。年味不變者。吾乃飲耳。檀越聞已。甚怪。所以咄咄。禍災乃置。此變。吾生斯念。謂諸道士。皆獲六通。羅漢。清澈。今觀其蹤。正是大賊。檀越尋語道人。自少以來。酒不過口。豈敢以酒施於道人。道人即以奢勒裏錢。語檀越曰。家若無酒。可持此錢為

○翻梵語三卷。泥洹僧。舊譯方衣。持律者云。解脫衣。聲論者云。應言尼婆那。翻為君衣。僧祇支。舊譯偏袒。持律者曰。助身衣。翻梵語十卷。安陀衛。應云安陀羅。